



追

2

追

張天翼著

■開明文學新刊■

追

版初月一十年五廿國民
版六月三年八十三國民

○八・○價定册每

著
者

張
天
翼

發
行
者

上海福州路
開明書店
代表人范洗人

印
刷
者

開明書店

印翻准不*權作著有

內政部著作權註冊執照警字第八二八六號

目次

砥柱·····	一
度量·····	三
一件小事·····	四
照相·····	八
旅途中·····	九
蛇太爺的失敗·····	一三
中秋·····	一七
追·····	一八

砥柱

黃宜庵老先生斜躺在他的鋪位上看書。右腿擱在左腿上，腳趾用勁檣開着——讓左手在那裏搓腳丫。

書上的字像水影子那麼幌動着。

「還不回艙裏來——這死丫頭！」

他視線移出到老花眼鏡上面，狠命斜了艙門一眼。

外面官艙客廳裏嘈嘈雜雜的。還混着一些茶房興高彩烈的叫聲——「客人，身體！客人，身體！」

什麼地方有人在那裏大笑，談着女人的事。時不時聽見吱吱吱的聲音，他這七號官艙裏就給漏進了大煙香，跟船上的魚腥臭混出一股怪味兒。

「該死，唉！」

他把左手送到鼻孔邊開了聞，就套上了襪子，拖着他那雙雙樑鞋跨到門口。

這回——他無論如何要把貞妹子喊回來！一個正派的人總不能讓自己的小姐那個！——成什麼樣子！

於是他猛地把門一拉……

可是他祇開了半尺來闊：好像準備要跟人拚命似的——先湊出他那張長臉子去探探動靜。死魚樣的灰色眼珠斜出了眼鏡框——往官船客廳掃了一轉。

他那死丫頭還在跟那個胖女人談天，連臉都沒回過來一下。胖女人仍舊解開了衣扣，滿不在乎地露出那個肥泡泡的奶子餵着小把戲。她臉上還浮着微笑：彷彿她有那麼一對豐滿的奶子——就值得驕傲似的！

門口這位老先生知道她這回已經換了邊：他先前張望了兩次——祇見過她右邊的那一隻。原來兩隻都這麼白漂。

有幾個男子漢在旁邊，噤里咕嚕議論着，笑嘻嘻地瞟她們幾眼。坐在鋪上的一個小夥子可一個勁兒盯着那邊，嘴張得大大的，似乎要把女人的什麼東西吞下肚去。

祇有躺在坑牀上的那個中年人沒理會這些。他拿着一本小書在看着，翹着一條腿子，把一隻手在褲襠裏搔着什麼。

「這傢伙一定有『腎囊風』」黃宜庵老先生想。「哼，該死的傢伙簡直要——簡直要——」

他關了門，挺着鐵硬的腰板子又回到自己鋪位上。

船身劈着水——嘩嘩地叫着。底下機房裏打樁似地發出一下下沈重的響聲，叫人覺得自己的心臟給誰捶着。

有人在打哈哈：聽來似乎就在隔壁艙裏。笑完了又是一陣——吱，吱，吱……

他老先生忽然又想到了那個「腎囊風」。那傢伙到底看的是什麼書呢，那麼起勁

哼，一定是有傷風化的東西——看那書殼子就有點像。

他不放心地又去拉開了門。他皺着那雙濃重的眉毛等着，把臉子伸出到那扇張開一小半的口子外面，像上着夾板似的。

等到他的小姐偶然一看見了他——他馬上翹翹下巴叫她進船裏來。

「你跟她談天的那個女人是哪個？」他拉長着臉問。

「一個同學的嫂嫂。」

「莫去跟她講話曉得吧？……一定不是什麼正派人……做人總要小心總要——

總要——唔，曉得吧？」

貞妹子瞅了他一眼，沒聲沒息地噓了一口氣。

做父親的坐到鋪上，脫了鞋子。他用力突出了下唇——又慢條斯理地說：

「並不是我喜歡責備你……做爺的自然想要兒女做個好人，沒得閒話給人家講。

你看，剛才那個女人要是個正派的——她怎樣會當着許多男人家的面解扣子！男女要

沒得個防範，何以異於禽獸呢……無論天下怎樣變，一個禮字是要講的——無論如何……」

這里他脫下了襪子，拿右手中指在腳丫裏擦幾下，然後送到鼻子跟前聞着。

「莫講別的，就是在自己的私室也隨便不得，更何況……」

隔壁有個響亮的嗓子打斷了他：

「……哦是的那個堂客是個三開門嘴巴好……」

接着就有膩膩的笑聲透過板壁來。

黃宜庵老先生身子一震。可是他挺了挺腰，裝做沒聽見的樣子。乾咳了一聲，他又拉長着臉子談論起來。眼珠子斜在眼角上，看守着什麼似的盯着他女兒。

他認為那種傷風敗俗的傢伙該給鎖到牢裏，唔，他決計要上個條陳給省長——
——定會採納

那位小姐靜靜地坐着，右肘撐在腿上，下巴擱在手上。眼睛動也不動地看着那個圓

窗子她好像在老遠的想着些什麼，又像什麼都沒想。

岸上那片田地襯着炒米粉樣的江水——就更加顯得綠油油的好看：叫人恨不得倒到那裏去睡一覺。天上流着些白得發亮的浮雲，跟遠山聯成了一片，彷彿一伸手就可以摸得到。

裏面可祇滾着黃老先生那種沈重的嗓音。有時候還夾着吸鼻子的響聲。

他談到了他自己：他教訓兒女的時候老是拿自己來做榜樣的。於是他把擦得發了燙的左脚放下去，換上右脚來。把手指捻了會兒，他又背着他那一套：他在地方上那麼有聲望——並不是因為他家裏每年有三百擔租穀，也不是爲了他當過秀才又學過法政，祇是因為他做人不同些。

「哼，新派，新派……唉，如今到底醒悟了——曉得齊家治國平天下還是要有根底的：你看，樂縣長也想請我去講經書，可見得——唔，曉得吧……我祇要你們學到我的一小半，祇要你們不爲流俗所染，就足矣足矣了，我也並不想叫你們當聖人。我是……」

下面的話又給埋到了隔壁的笑聲裏。

他皺了皺眉，把要送到鼻邊去的手指停在半路上。

「貞妹子！我講話你到底聽着沒有！」

貞妹子驚醒了似地回過臉來，彷彿到現在她才知道她老子在跟她談話。

老頭兒歎了一口氣，搖搖腦袋——

「不開口了罷，橫豎沒人聽……近年來做官做府的倒也上了正軌——巴着要我講點至德要道，而親生兒反倒把我不當回事——」

這就送手指上來嗅着閉着眼，打嘴裏哈着氣，似乎專心要讓自己在這裏面沈醉一下——免得去想到那些不快意的事。

過會兒他又忍不住要開口：

「唉，十六七歲的小孩子了……還不懂事……你祇要問問你姆媽就曉得我跟你姆媽相處了三十多年，夫婦從來沒說過一句玩笑話，唔……你姆媽一輩子沒在生男人

面前拋頭露面過……禮也者，爲人之本，女子更其要那個，曉得吧？」

他噓了一口氣，把脊背往板壁上一靠，拿起那本書來。

「倒杯茶！」——眼睛擡都沒擡起，祇用手指蘸着唾沫，慢慢地一頁一頁翻着。

伸手接杯子的時候——他瞟一下貞妹子的臉色。他心窩裏忽然有癢一下似的感覺。這孩子到底算長得出色的：這回準可以把親事說好，從此以後易總辦就是他的親家了。

於是他用種品味的勁兒啜着茶，咂咂嘴巴。說話的聲調也平和了許多：

「貞妹子我告訴你：我並不想叫你繼承我的理學。然而做人總是——唔，要那個些，
 嗯？祇要……祇要……」

這麼躊躇了一下，他就把身子往前伸着點兒，挺有點把握地告訴他小姐：祇要修身功夫做得好，連將相公卿都會來就教，來攀親的。

說了就放心地移動一下身子——讓自己靠得舒服些。眼珠子端正地盯在書上，可

是怎麼也看不下去。他念頭老是在將來的好日子裏打轉，全身都熱辣辣地發着燙，女孩子又傻坐着看着窗子外面的天，彷彿要對外面的世界悟出點兒道理來。

「沒帶書啊，你——她老子問。」

她擡起那張做錯了事似的臉，嘴來搖搖頭，接着她似乎要表示她也有正經事可以做——打小網籃裏拿起沒打好的絨繩衣動起手來。

不過她常常發楞，視線盯着前面，好像她在細聽着機器響，水響，並且關切到那些亂七八糟的人聲似的。

黃宜庵老先生咳了一聲，嚥下一口痰。他兩手都在狠命地對付腳了，讓那本書躺在自己肚子上。他左腮巴上的皺紋把嘴扯得歪着，一顆發亮的唾涎掛在下唇上。

隔壁仍舊在那里談呀笑的，嗓子越提越高，似乎故意叫這邊的人聽見。

「哈呀，那你比小江平還厲害……」

「什麼什麼……呢，我說……」

一陣噦里咕嚕之後，又聽見他們大笑起來。

七號官艙裏的這位老先生馬上拉長了臉。手指在腳丫裏停止了動作。

「該死！他在肚子裏說。「這是些什麼人……哼，『小江平』」

他伸着頸子，莊嚴得動都不動一下。祇打眼角裏瞟貞妹子一眼。

還好，她不知道這一套。

什麼地方有蚊子哼着，似乎還帶着點顫動。這艘船的肚子裏一個勁兒——Gung,

gung, gung, 跟那哆索着的哼聲合着拍子。

正在這時候——隔着板壁透過來「噫」的一聲：聽去活像是女人的尖喉嚨。跟手

還吃吃地笑着，那聲音彷彿是給拚命壓制住的。

黃宜庵老先生全身發了一陣緊，感到有個軟毛刷子在刷着他的心臟。他兩腿伸直

一下又彎了起來。

「唉……」熱着兩片腮巴子抽了一口氣，斜了貞妹子一眼。

那十六歲的女孩子專心在那里對付她的絨繩衣，兩手靈活地動着，她對那些離奇古怪的響聲沒一點興味；看來她在學堂裏倒還沒聽到看到那些要不得的事。

「然而那個女人可就……」

他又想到那對肥泡泡的奶子，還想像得到那個：要是用手去一碰，就怎麼有彈性地震法。

現在他可打不定主意了：到底要不要叫官廳去干涉這些事——他是有這種權力的。

雖然拿起了那本書，並且作股正經地一頁頁蘸着唾沫翻着，可是那些長條條的宋體字都綁着醜臉子——一個也打不到他腦子裏去。

身上什麼地方有股熱氣在流着，腳趾縫裏癢了起來。他偷看他女兒一眼，乾咳了一聲，又瞟過眼珠去。

這回爺兒倆的視線碰了一下。他於是發氣地喊：

「做針線就專心做針線——東張西望做什麼」

茶房在外面叫着些什麼，蓋過了所有的人聲。有誰溜着尖聲音在唱着小調，叫人想像得到他一面怎麼個扭法。可是這個銷魂的歌聲馬上就給一些粗喉嚨打斷了：顯然是有人吵架。

說不定是爲了爭風喫醋。唉，真該死！船上總是不安靜！

吵架的剛剛住了嘴，汽笛又吼了起來，拖得怪長，聽來牠似乎很煩悶：好像是忍住了好久好久的某種慾念——一下子給迸發了出來。於是這聲音鑽進了別人腦袋，打全身透過去，給攪得皮肉都打着顫。過去了許多時候——耳朵裏還嗡嗡的。

這位老先生半閉着眼，煩躁地嘟囔一句什麼，彷彿青蛙關在鑼子裏的叫聲。他腦子裏亂七八糟，覺得船身在盪着。

隔壁又吱吱地在那里抽大煙，一聲緊跟着一聲，叫人疑心是有誰給壓緊得喘不過氣來。

他用種很鎮靜的派頭對他的小姐瞟一眼，漸漸睜開了眼眶。這小姑娘也許什麼都知道，祇是在老子跟前一點都不露出來。他胸脯給繃了一下似地發一下緊，於是拿眼珠守着他女兒，死盯着一直沒動。

板壁外面可越談越放肆了。那準是些飽經世故的男子，並且是有點身份的。他們還愛看點什麼書：剛才說到那個能夠變大變小的和尚，接着又扯到了一種貴金屬的「托子」。

於是有一個嘎嗓子很豪放地嚷：

「這部書真有道理，這部書……經驗之談不錯……我碰見的那個堂客就是『吹簫』的好手……」

另外一個很沈着的聲音把這個的術語校正了一下：這不叫「吹簫」。接着就來了一場小小的爭論。

這邊黃宜庵老先生把下唇一披。

「哼，該死！他們看也沒看書就瞎吹！」他想。「然而——然而——唔，那所謂堂客怕就是『三開門』的那個。」

他眼睛往板壁上瞟了一下，又回到貞妹子身上。

她坐在窗子跟前，祇瞧見一個彎着的人身剪影。可是他覺得她臉子正發着紅，眼睛裏閃着亮——水汪汪的！

「咳！咳！」他大聲一咳，拚命拉長了臉。

小姐嚇了一跳，連身子都抖動了一下。

一看就知道她心虛。這老頭兒就感到肚子裏有什麼塞住了，呼吸也調不勻稱。眼珠差點沒跳出了眼眶子，衝着貞妹子直冒火。他打定主意要好好教訓她一頓，罵她一頓，舌子可打着結：

「貞妹子！……你……哼，該死，這這……我告訴你——曉得吧，一個人……一個

人……那個那個——唔……」

嘴巴空動了幾動，稀稀朗朗的幾根鬍子梗聳了幾下，他就咳了一聲，猛地爆出了一句——

「非禮勿聽……」

那個對他睜大了眼睛，張大了嘴巴。

「莫光看着我！」他老人家打牙縫裏壓出了叫聲。「一個人總要時時刻刻自省——看做了什麼非禮之舉沒有……一個人——一個人——嗯，非禮之言……聽了非禮之言——也就是自己非禮曉得吧！」

貞妹子楞住了：

「怎麼——我聽了什麼呢？」

「『聽了什麼』隔壁……隔壁……我看你是……」

做老子的狠狠地瞪了她一會兒，失望地歎了一口長氣。他把眼珠子移到自己腳上，移到艙頂上，又忍不住瞟到他小姐那邊去。

她還在那裏盯着他，他就碰了釘子似的發了氣。

「沒有聽就沒有聽！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做你自己的事呀！怎麼……」

等貞妹子垂下了眼睛，他這才安排要認認真真看一回書。拿手指在舌尖上蘸了許多唾沫，擦擦擦！——使勁地翻起來。

手指有點哆索，並且帶點兒鹹味。

可是那些非禮之言一直咕嚕咕嚕響着……挺結實地鑽過灰漆板壁來。一個唱大花臉似的嗓子正開始報告一個中年女人有什麼好身手，接着就給一些笑聲打斷了。

黃宜庵老先生皺了皺眉。

「可惡之至……那個堂客是什麼人呢？後來呢……」

這里他把那本書移下了點兒，騰出一條路來讓視線溜到她女兒臉上去。

窗子外面的光祇把她頭髮映得發亮，像銀絲似的。

談着女人的幾個男子漢更加膽大了些，什麼字眼也沒忌諱。不過到底還有點兒含

蓄跟田夸老那些村話不同。這就像個什麼有力的東西搭着別人。不由你不去聽牠。唉，該死！黃宜庵老先生把上唇掀動了一下。他們顯然都是讀書人，那種說話方法實在相當高明的。叫他感到一種所謂半推半就的特別誘惑力。

有時候他們說得斷斷續續。有時候他們纏纏繚繚。搗着鬼。偶然迸出了一兩個字來。——就更加來得驚心動魄。

這邊這位老先生嘆着氣，瞟着貞妹子。他身上發着熱，還覺得毛孔裏冒着汗。書捧得高高的擋着臉。他怕自己腮巴子紅得失了儀態。

剛才談到的那個中年女人。後來到底怎樣呢？哼，竟沒有交代！這批傢伙——唉，該死！偏偏他這回帶着自己女兒出門！

他怕房艙太雜。可是官艙裏的脚色也一樣的混。他們說不定是在吹牛，要不然的話。怎麼許多事沒有下文呢……

書一頁也沒有翻，祇是發着抖。他咬着下唇，似乎拚命要關住一些什麼，不叫打嘴裏

迸出來，他老實想跳起來跑幾步，蹦幾下，到地下打個滾。

接着他又糊里糊塗地想：與其在地下打滾，還不如在鋪位上的好，比起來到底……

「唉，即令朱夫子程夫子復生，也不免——不免——唉，也要那個的。」

於是他用力把書一摔。左邊腮巴上的皺紋抽動着，嘴巴歪呀歪的。腿子沒命地屈了起來，兩手伸過去拚命擦着腳丫，好像在趕做什麼工作——一下緊接着一下，連嗅嗅的工夫都沒有。

嘴唇下面滴着唾涎。眼睛防禦什麼似地盯着貞妹子：他怕她打這個舉動聯想到什麼非禮的事件上面去。

他嗓子不由自主地小聲兒哼着：那種疼辣辣的感覺使他很舒服。

那位小姐瞅了他一眼，顯見得這種興奮的響動吸起了她的注意。然後似乎故意要到避開他那嚴正的眼光——她移開了視線對板壁瞟了一下。

一下子黃宜庵老先生兩手停止了動作。

「豈有此理，簡直是……好，石罷！」

他很快地取下眼鏡，套上了襪子，兩條腿掛下來找着那雙雙樑鞋。

一拉了門——他就用種挺莊重挺方正的步子走出去，肚子往外挺着，跟他那駝着脊背變成個S形。

嘴緊緊閉着，顯得毅然決然的樣子。他決計要闖進隔壁的六號官船裏去，綑着臉禁止他們再談那些有礙名教的話。該死的傢伙！別人帶着一位十六七的小姐在七號裏哩！假如那批東西是讀過書的，那一定知道「黃宜庵」這個名字——一位理學家，一位這個亂世裏的中流砥柱，一位易總辦的親家。

可是他走起路來有點癩：腳丫裏直辣辣地痛着。

「要是他們不理會——」他咬着牙計劃着，「嗯，不客氣，把他們捉將官裏——問他一個有傷風化的罪名……哼，這還了得！」

他把全身的力氣都運在右手上——要一下子拉開六號官船的門，眼睛閃着光，額

頭上橫着深沈的皺紋，一看就知道他是直接繼承了南宋幾位夫子的道統的。

那邊一個茶房走了過來，背着一大堆什麼——瞧去很有點斤兩。那傢伙身子給壓得彎着，嘴裏嚷着「呃，身體呃，客人身體！」

站在六號官艙門口的這位客人莊嚴地挺着，動也不動。於是茶房脊背上的東西碰了他一傢伙，他額頭猛地給撞到了門板上——咚！那S形的身子一下子就給拉直了。

「呃！你你！」

他瞪着那個茶房的背影。忽然他打了個寒噤：他從那個粗人身上想到了那些下流坯子，就好像有個瘡口才結上了痂——一下子又給撕破了。

如今什麼都上了正軌，就祇這些傢伙沒辦法。他對着那些泥腿子就一天到晚小心提防着，計算着的。

「殺坏！殺坏！」他咬着牙叫。

他覺得對他們該用頂乾脆的方法：他們還不配叫他去開化哩。值得他教訓的——

祇是那些士子。他瞧着那個茶房在前面轉了灣，他就又恢復了原來的姿勢——把個肚子挺着。

右手放到額頭上，斯斯文文地摸着，眉毛輕輕皺着，彷彿這回是要跑到他子弟們那裏去，告訴他們他是怎樣喫了那些殺坏的虧。

可是這扇門格勒地響了一下。他馬上把摸額頭的手放下來，用力地咳嗽了一聲。一面在肚子裏叫着——好像他認爲那些士子容易對付得多，就把脾氣全都發到了他們身上：

「非嚴加申飭不可！非那個不可……送他們到縣衙門裏去打板子……哼，什麼東西……」

突然——那扇門自己開了開來。一個黑影子在開口縫裏衝着他看着。

黃宜庵老先生嚇了一大跳，伸出去的左腿就縮了回來；兩隻腳擺成個「V」字。

房裏一股大烟味兒直往他鼻孔裏滾，叫他做夢似地聯想到一些什麼——身子彷彿

彿在空中飄了起來。跟着那些談笑聲也噏的一聲更放大了：等到他跨進了門，才飄過一陣風那麼平息下來。

圓窗口外面的亮光射進這烟霧霧的艙裏，顯出一道很分明的白條子。那些人的臉子都看不清，祇有站在門口的那個當着光——對他睜着那雙紅眼睛。

那張桌上放着幾個酒杯，一大堆荷葉墊着的熟菜——黃老先生忽然有種不相干的念頭在腦子裏一閃：他覺得那裏面一定有一樣是桂皮燒的牛鞭……

靠右邊鋪位上躺着一個禿頭在燒煙，旁邊一個大個子巴巴地看守着。這里他倆打濃霧裏死盯住這位客人，皺着眉，似乎嫌煙燈耀着他們的眼睛。

黃宜庵老先生仰着臉又掃了他們一眼。滿不在乎地抿抿嘴巴，咳了一聲清清嗓子，這就慢慢地把嘴張開……

鋪上那個大塊頭可坐了起來，皺着的眉毛一挺，忽然衝着他豪放地叫：

「啊呀，宜翁！」

沈默了會兒，門口那個悄悄地把門一關，竟訕地發出一大聲。

這位宜翁楞着好像一塊石頭。他對那鋪位上眯着眼，接着用力睜大，一會又眯了起來。他感到五臟都往下一沈，皮肉也麻癢癢的：連自己也不知道這到底是失望，還是得意。

「怎麼……怎麼……」他喃喃地哼着。「唵，蕭會長……」

「哈哈，巧極巧極！」

蕭會長用種跳的姿勢把那坏又高又大的身子挪下了地，那煙燈裏的火心給攪得幌了一下。他帶着十分隨便的勁兒拱拱手，就大聲把所有的人介紹了一番。

原來這些傻瞧着的脚色——都是經學研究會的會員。

這里蕭會長臉上放着光，彷彿是老闆對顧客誇他的貨色。隨後他又用頂適當的話對他會員介紹了宜翁：

「也是一位理學先生：在他們貴縣是很知名的。」

接着就捉摸不定地大笑起來。

宜翁瞟了板壁一眼，舔一下嘴唇。他想要告訴他們樂縣長請他去講經的事，還不妨說——當地省長很佩服他。說着這些的時候，嗓子該提高些。於是他又咳了一聲。

那個可拉着他坐下去，並且解釋地說：

「反正都是幾個志同道合的，就無語不談。哈哈哈哈哈……但是——但是——呢，你怎麼曉得我在這裏呢？」

黃宜庵老先生看看所有的臉子，顫着兩片腮巴陪着笑。他坐着半個屁股，小心地對那高個子欠着身，嘴裏結裏結巴的：

「我我……我本來……噴，我不曉得蕭會長在這邊……我是……」

「那好極了！那好極了……唔，唔，你我差不多——唔，一年多不見了……」

說了又響亮地打着哈哈，那聲音活像鴨子叫。

其餘幾個似乎已經知道這位客人沒什麼大來頭，就轉過臉去啜他們的酒——有一位大聲啞着嘴，彷彿故意要饑饉別人。他們又往下說他們的：看去他們沒把宜翁放在

眼睛裏。

蕭會長可用種又關切可不失身分的聲調問着黃宜庵老先生——近來可好，他們貴鄉怎麼樣。一面又老是關心着他的會員們談什麼，時時刻刻插句把話進去，跟着就發出痛快的笑聲。

柱

「哦，不錯，」這里他眉毛一揚。「易老二告訴我，說你要跟易老五結親家……」
那個紅着臉：

「是，是……這回——這回——就是帶小女送過去看看的……在隔壁……」
「哦，那可謂巧極。什麼，那個堂客六十歲了還接客哈哈……」
「是聽見這里說話——於是乎曉得我在這里，嚶？」

「我是……我是……」黃宜庵老先生放低了嗓子，偷瞟了板壁一眼。「小女在那里，怕她聽見這邊這些……這些……那很那個的……咳，咳……有點不便……」
忽然蕭會長爆出了大笑，右手在別人背上一拍，宜翁差點兒沒摔下去。

「啊呀，宜翁你真是！」他笑得有點喘氣，手擦着眼睛。「大家都是自己人，有什麼要緊……唵，你老兄……大可不必，大可不必，譬如罷：在戲臺上玩魔術的——自然祇玩給別人看，難道對自己伙計還玩這一套麼？呃是不是哈哈哈哈哈……」

那位客人也笑着，嘴角抽動着，眼珠子忍不住又瞟到板壁上去。她現在幹着什麼呢，那丫頭？

他努力要叫自己裝得自然些，隨便些，可是——

「唉，該死！——剛巧帶了貞妹子出來……」

那位大個子轉過臉去——得了他那幾位會員們的贊許之後，就站在客面前，挺胸突肚的。

「我向來是個痛快人：我歡喜說老實話。那年我……」他又轉過臉去。「什麼？哦，不錯，大家叫她『小便池』的……啊……哦，那一種！那一種是——」

他裝了個鬼臉，右手拍拍黃宜庵老先生的肩膀：

「噫，那種是——這位宜翁頂有經驗了，哈哈……」

宜翁忸怩着，鼻尖上沁出了汗水：

「呃，呃，哪里……」

「噯噯噯，別客氣別客氣談談罷，談談罷：你是此中老手。我曉得你的，奇里古怪的貨色你都嚐過。哈哈……」

一經這位會長推薦，那幾個嗓就都嚷了起來。他們要求黃老先生報告他自己那些頂出色的軼事，那些別人想都想不到的祕密花頭。他們拖他過去喝一杯酒——算是訂交。還有一位就聲明着：大家都是同道中人，當然能夠一見如故的。

他們的會長就在旁邊打着哈哈，沒命地拍起手來。

黃宜庵老先生嘻嘻地笑着，好像有誰呵他的癢。眼睛眯成兩道線，臉子也短了許多。身子沒命地往前彎着，看去簡直是隻乾大蝦。

他謙讓了十來秒鐘，瞅了蕭會長一眼，這才湊過臉去點幾點，小聲兒答允了他們。

「好的好的，我源源本本講出來……」

這里他四面瞧了一轉，用手抹一把下巴上的唾涎。上唇掀動了幾下，他顛着脚——用種跟他身分太不相稱的步法溜到了門口。

他回過頭來，聳聳肩膀，斜着眼笑着，小聲兒說：

「等一等，少安毋躁……」

一出門他就挺起了肚子。他身子直發軟，兩隻脚似乎踹在雲堆裏，像無意中揀到了一件寶物那麼興奮。臉子仰得高高的，祇拿眼珠子瞟着官船客廳裏跑來跑去的茶房。他下唇一披：「哼！」他隱隱覺得自己更加有辦法，更加有把握了些——要對付那些殺坯的話。

他用種很穩重的手脚推開七號官船的門，拉長了臉子，眉毛緊緊地打着結：

「貞妹子！到你同學的……同學的……到那個女人那里談天去！」

那位小姐喫驚地瞧着他。她似乎在想着到底要不要把絨繩帶出去——躊躇了會

兒末了她噓一口氣，空着手出了門。

她老子瞪着一雙眼珠跟她移動着，還站在那里守了一會。他要喫人似地橫了一個茶房一眼，又盯到了那個坑上；那個中年男人還在那里看書，手不停地在褲襠裏直搔。然後他又偷偷地把視線扭到那個胖女人胸脯上去。

這回她衣裳已經扣得端端正正，抱着小孩子逗他玩。一瞧見貞妹子就拿笑臉子迎着她，豐滿的腮巴上顯出一個酒窩。

黃宜庵老先生忽然有丟失了什麼似的感覺。可是馬上又鎮靜地對自己說：

「唔，這樣倒好些。不然——真那個。」

他臉上閃着微笑。覺得這位胖堂客一定愛喝酒：醉得臉紅紅的，眼睛也紅紅的——矇着像很瞌睡的樣子……

有一個憲兵走過他身邊，他趕緊繃起臉來。接着咳了一聲，嚥嚥嘴，踏着很方正的步子走到六號門口下巴翹得高高的，眼珠子直盯着路的盡頭。

艙門輕輕推開——裏面衝出了一陣人聲——又給輕輕關攏了。
兩分鐘一過去，那裏面就迸出膩膩的發抖的笑聲來。

度 量

一輛洋車已經在這條街上走了小半里路。

走得很慢。那四五十歲的車夫聳着肩膀，兩個膀子拚命往下捺住——不叫車槓往上翹。兩個鼻孔裏的清水鼻涕匯到了一塊兒，成了個圓顆子，搖呀搖的實在想滴下來。

「哪裏呀，先生？」

沒答腔。

那位先生祇把眼睛直瞪着前面，一張扁嘴緊緊抿着，看去像一條鯢魚。一些買菜的在街上擠着吵着。人行路上擺滿了菜擔子，可是他們還嫌地方不夠似的，竟突出到街心上來。

車夫走着「之」字路。輪子一滾到凹蕩裏——車子一歪，他手腕就發一陣酸。

坐在車上的先生爲了要叫自己坐得舒坦些，就把屁股往裏移了一下，還把兩手筒到了袖子裏。可是車子老歪歪倒倒的叫他坐不穩，有時候竟不得不抽出手來撐撐勁。他相信這都是走得太慢的毛病。

「喂，怎麼了？拉不動麼？」

拉車的正在小心着跨過地下那堆冰塊，脊背拱得像座山；祇瞧得見小半個腦頂。忽然——車槓往上一翹，叫那位先生把身子往後一仰，五臟都給攪動了一下。先生張一張嘴吐出一口熱氣，吱着那排稀稀朗朗的牙齒咆哮了一句什麼。

可是車夫跟前面一個提着菜籃的小夥子吵起嘴來。臉子對着臉子祇有半尺來遠，兩張嘴起勁地動着——背熟了似地罵着。

車上的那位認爲自己很有這權利來干涉那個粗人，就把脚一頓：

「吵什麼走！」

那個回過臉來瞅了一眼。額頭上冒着熱氣。兩分多長的鬍子根上結着水珠。

「車板踹壞了不是玩的哩，先生。嗯，我僉你老妹子，眼睛長在屁股裏——還怪人家碰了他！」

「你說什麼？你說什麼？」——身子往前一湊，車槓就往下面一沈。

「我說什麼？我又不說你！」

「哼，你這你這……你剛才說什麼——車板怎麼……說呀！」

車夫偷出一隻手來拿灰黑色的毛巾揩了揩臉。車槓趁這當口往上一翻，他趕緊使勁捺一下，虎口發了一陣痛。一面他挺小心地要避開路上那些膏藥似的冰塊，穿着老藍布褲的腿子跨得很不平穩。看去就叫人疑心他什麼地方生了瘡。

嘴裏可在嘟囔着，壓着個嗓子——好像怕人聽見似的：

「瞧着罷，車板踹壞了得做賠匠，我操你就那麼神——四十子兒拉這麼遠，還使性子！……在哪一頭呀，先生——還沒到麼！」

臉子一皺，鼻子上那顆水珠就往地下一滴。一雙黑手裂成了一道道紅絲，給汗醃着

老實有點兒疼。

現在大概有十一點多鐘。可是也說不定已經到了十二點。嗯，喫了飯他還得趕回西城去繳班哩……我操你，這四十枚！

那位先生可老是不開口，顯得怪有把握的樣子。要是車夫說得太多了，他才——

「哪嚟什麼快走！」

連假嗓子都叫了出來。

對付粗人總得這麼着的。他祇這麼坐個把鐘頭，就得花上四百大錢——那傢伙還嫌少！

他把屁股移進去一點兒，兩手緊緊筒着。可是總覺得不舒服。他向來不坐洋車。今天要不是老陳趕着要動身，叫他不得不快點兒去討回那五塊大洋，哪個冤大頭才來花這四十子兒！

一雙扁嘴閉得鐵緊，似乎怕有什麼東西塞進去。

車夫歎了口氣，又問：

「到了沒，先生？」

沒答腔。

車上的那一位其實已經瞧見了老陳家的大門，可是不言語。他希望這條路能夠延長，怎麼拉也拉不到：不然的話這車錢太不上算。

可是後面一輛汽車發狠地叫了起來。

路邊雖然有個凹蕩，可也祇好把洋車避到那邊去。

於是汽車呼的一聲衝過前面去了。

「借光，借光！」洋車夫喘着氣嚷。

左邊輪子陷入了低處，叫車上那位先生歪躺着。

車夫把全身的勁兒注在膀子上——拱着個脊背拚命拉車槓。他全沒顧到自己那

雙脚：因為上身正使着力氣，右脚就臨空彎着了好一會兒。

等到這隻右脚踏到了地上的時候——突然一滑——

吱——百兒！

連洋車也給震得叫了一聲：匡郎！

車夫仆到了地下，身子跟車槓壓成一個斜十字。

那位先生往前面一傾，壓過了車夫身上，滾到了旁邊。

街上的人擁了過來。

那些水淋淋的菜籃子在人身上擦着。一些小夥子哇啦着一些什麼。有幾位年紀大點兒的就擠進去瞧瞧，車子埋怨似地嘟囔了幾句。

一位太太們把一雙腳顛着，拿右手捺幾下前面的肩膀。

「哼！」

先生已經爬了起來，對地下的車夫瞪了一眼。

接着瞧瞧自己兩隻手——沾上了些黃土，身上可沒破皮，祇不過皮袍大襟上有一點

兒髒。

哼，這車夫闖了這麼個禍！四百大錢的買賣還嫌賺得太苦，一路上哼兒哈的沒點兒分寸好，現在他這位先生可得結結實實整這傢伙一下。

於是他摸摸自己膝踝，摸摸自己手腕子，臉上打着皺。

看熱鬧的都眼巴巴地瞧着他，顯然是希望他撈起袖子來讓大家驗驗傷。

可是沒辦到。這位先生祇偷偷地掃了他們一眼，就像對付一椿了不起的麻煩事似的——仔仔細細去揉他大襟上的髒一面嘴裏不斷地罵着——

「混蛋真混蛋！」

周圍的人越聚越多，個個都想擠進圈子裏。這祇有那一位掛三角證章的西裝朋友成了功，滿不在乎地推開了前面的插進身子來，似乎祇有他有這個特權。

當事人已經把衣上的髒對付了過去，就挺着個肚子——等着跟闖禍的車夫打交

道。

車夫在掙扎着，可一下子起不來。手肘裏裂了一條縫，大拇指上給擦去了一片肉。膝踝在這冰硬的地上擦過了尺把遠，熱辣辣地疼着。腳背也給拖了一點兒路，腳趾發了一陣麻。

「唉，這祇好怪自己不小心了。」一個老頭兒說。

仆在地下的人慢慢把手撐起來，膀子在哆嗦。他擡起了眼睛，跟那位先生的視線接交了一下。

先生兩手叉着腰，彎着兩個嘴角：

「怎麼辦罷，你自己說！」

一個不高不矮的小學生在人圈外面跳起來瞧一眼，嚷道：

「公安局去，公安局去！」

裝了一下鬼臉就笑着跑開了。

車夫雖然搖搖地站了起來，腿子可還伸不直。臉上的皺紋打着結。褲子破了一個洞，

露出了膝踝：黑底子上透出一塊紅的——正沁着血。

他可全沒理會到這些。祇是在細細地察看車子給弄壞了沒有，吸着鼻子咕嚕：

「我操你老妹子，唉！」

掛三角證章的西裝朋友瞅了大家一眼，要演說似地作一個勢子，就發揮起道理來：

「這怪誰！別人坐了你的車子，別人的生命安全就都在你身上，要是……」

「是啊！那坐過車的先生趕緊接上去，並且乾咳了一聲。「哼，這混蛋！他早就沒上沒下地嘟囔一氣。你是什麼傢伙，你是這趟生意是你自個兒願意拉的呀。這會你可就來摔交玩兒好罷，現在——哼！」

那個的右手撐在電線杆上，仔仔細細瞧了會兒輪子上的鋼絲，就把腦袋彎着——等着別人的辦法。

有幾張嘴勸起那位先生來。車夫當然不小心，可是他受了傷，也算是給了一種懲罰。算了罷，鬧到公安局去也沒多大意思。

接着沈默了一會兒。所有的眼睛都盯着先生那張鯢魚嘴。

那張嘴抿得連腮巴子都打着皺。這里猛地開了開來。聲音可不怎麼大：

「好罷，便宜他罷。」

轉身就走。那件皮袍下擺一幌，就把那轉成灰色的白羔毛閃顯了一下。

好幾個鼻孔裏流出了歎聲。還有些嘴噴的響了一下：那位先生心地真好。這里西裝朋友就拿這題目來發揮了一頓，腦袋直幌着。

車夫咬着牙。鼻子揪幾揪，眼眶裏成了溼的。

「我還要趕着到西城去……操你老妹子，拉了這麼遠路……他媽的車行還得搗麻煩……」

「得了罷，」一個四十來歲的歎了一口氣。「你幸得運氣好，碰上了這麼位先生……度量大。要是別的人……瞧着罷！」

另外一個小販子也跟着重複了一句：

「度量大的。」

於是大家把眼睛送着那位先生——正往一家大門口走去。

那位先生伸手敲門的時候，往這邊瞟了一眼。接着把那隻手伸到衣袋裏去，那包銅子還一點都沒動。

他嘴角上閃了一下微笑：

「要是回回坐洋車都這樣，那就好了。」

一件小事

「敬禮！」

黃師爺挺着個胸脯走進了連部。斜皮帶。准尉領章。

弟兄們像在行注目禮，瞧着他進了耳房。

「他還祇是師爺呀——一個上士掛斜皮帶這麻皮心子！——掛了上去再剝下來，好意思見人啊？」

接着就有三四張嘴小聲兒咕嚕着。

第八班的趙大中可搖搖頭，右手一擺。他害了一場瘡子才好，就那麼有衷氣——說起話來唾沫星子直噴：

「勞班長你看——黃師爺回到連上來一定當司務長，你信不信？」

那位班長揪了揪紅鼻子。沒言語。他當班長的亂嚼不得舌根：慢的三言兩語傷了連長，他就難做人。他祇瞧瞧趙大中的臉——表示他肚子裏明白。

唵，黃師爺是連長的老表，給送到教導隊去學了六個月，畢業回來還不升個准尉麼。當真。這位表老爺規規矩矩管起賬來，把連長房裏擱着的草鞋氈子什麼的點了數。把手指蘸蘸唾沫翻賬簿晚上抓着支筆在寫數目字，舌尖舐在嘴角上。

於是第八班有幾個弟兄向那個石秉珍道喜。

「好人，這回子你補得起這個師爺缺了……」

石秉珍不過二十來歲小個子灰布棉軍衣包着他——就像是一所屋子裝着他似的。那個二等兵的符號上有一條條的髒：顯然是給桌沿磨了幾個月的成績。

大家都盯着他。他像個堂客們那麼不好意思，躲開了他們的眼珠，拿手摸着額骨上的雀斑——彷彿那些黑點子是凸出來的。

有誰斬鐵截釘地擔了個保：

「怎麼這婊子養的！你代理了六個月師爺的事，如今出了缺——還不替你升補啊？」代理師爺那張蠟黃的雀斑臉發了點紅，小聲兒哼：

「唉，怎麼講得定呢？」

梁克斌可拍拍大腿打了個賭；要是石秉珍這回升不了文書上士，那就——

「那就我甘願剝了褲子讓你們『起旱』！」

弟兄們都打起哈哈來。

石秉珍噙得直咳，嘴邊兩條唾絲在飛舞着。他脊背顯得更加駝，頸子上突出了一條彎頭扭腦的青筋。

末了他累慌了似地歎了一口氣，眼閉了會兒。他感到太陽穴在一跳一跳的。勞班長還是不開口，祇看了那黃臉一眼，笑了一下。

「哼，升上士！他紅鼻子皺了幾皺。」

瞧着自己班上的一個二等兵——一脚爬就爬到了師爺位子上，總不大服氣。他勞

班長上過這多趟火線，帶過三次花，也不過才升到中士。這裏他嘴動了幾動，拿右手掌在臉上使勁一抹。他很想開石秉珍幾句玩笑，可是祇打了個膈兒。

那個瞟了勞班長一眼，好像要做椿別的事來遮遮羞，把乾巴巴的右手伸到袋裏去掏什麼。

一些嗓子在壓着談着，彷彿石秉珍不在場似的。梁克斌呪了一句娘，他知道喝過墨水的人到底不同些。邊說邊拿兩顆骰子在地上扔着玩，另外一個嘎噪子在替石秉珍抱屈：這牛鳥禽的——一個什麼中學生來當二等兵！

「鬼摸了腦殼！你當是這碗飯容易喫啊！」

石秉珍就照例歎口氣，紅着一張臉，聲音小得像蚊子叫：

「唉，我到那里找生路呢？」

他還是個大少爺出身。他家開的正頭鋪一倒，他老子一死，家裏就祇剩了一條光卵。於是有誰在嘴裏響了兩聲——「嘖嘖。」

這時候連長在房裏找他有公事了。他們聽見了軟嗓子：

「石秉珍呢？」——聽去簡直像是叫自己的小老弟——頂疏也得是個姪兒什麼的。

大家互相看了一眼，又看着石秉珍走進耳房去。

他們連長原來是講求一條什麼人材主義的。動不動就挺着個食指斜衝着天上，嘴唇肉用力得打起百十來根直皺，叫他們學點真本事：

「喫過五兩墨水的，就還他五兩墨水用處！上得操的，叫得口令的——就提他副班長！連長是不虧負你們的完了！」

這麼着就叫個二等兵去代理文書上士：一個月在黃師爺餉項裏挪去四塊大洋來貼給他——並不打八折。

祇要一得空，他們連長就把虎口叉着下巴，偏着個腦袋看石秉珍摸筆桿。嘴裏有一句沒一句地跟他搭訕。腳後跟輕輕兒在地下頓着。

「你中學讀了幾年……你老娘捨得放你出來喫糧啊？」
那個就吸着鼻子，咬着嘴唇，眼睛霎呀霎的。

這幾天他們連長可在打着什麼主意。在屋裏踱了一轉，又站定了看看石秉珍。有時候跟新當司務長的黃師爺噤哩咕嚕，四隻眼睛還偷空兒瞟幾下那張雀斑臉。

石秉珍那顆心急跳起來。他寫字寫得更加賣力，並且還跟黃司務長談了許多他家鄉的事。聲音小得像隔了一座城。

唉，他家後面那塊竹山可以出十來擔筍。塘裏多的是青魚。現在可都連着屋子賣掉了。這里他歎了一口氣，霎霎眼睛。祇有那隻老狗是自己的。跟着老母親住到了舅舅家裏。說着總把眼睛盯着那個墨盒，一支筆老在那里抹着。

聽的人也歎着氣，搖搖腦袋。接着就用那手老套頭來安慰別人。嗓子放得很低，彷彿談着什麼機要事似的：

「這回子你總可以寄幾個錢回去了：連長要保你升上士的。唉，真的：你幫了我六個

月忙，就是幫了連長的忙。連長就那樣不講情面——讓你白賣力啊，難道……沒那個事放心！」

於是到了他們快要出發的時候——這樁事就定了局。

營長喊了連長過去，用五成打商量五成命令的口氣交一個人給他——要補文書上士。連長把一雙橄欖形的眼睛盯着營長那撮小鬍子，嘴裏很脆爽地答——

「是！」

第二天營部裏就派一個勤務兵送那位新師爺來到差。他姓黎，才剃了頭，滿腦都放着青光。祇有頂門是禿的。笑起來……一口雪白整齊的牙。

梁克斌吐了口唾沫，懊悔自己打賭打得太早了些。

「咦，怎麼攪的這麻皮心子！」

有幾個就竟動手動脚——要他踐他那句約言。笑聲罵聲打成了一片。

那位勞班長扁着個嘴笑一笑：

「哼，上士就那麼容易升——才不過喫了七個多月糧。一跳就跳五級啊？」

石秉珍可在房裏辦交卸臉在窗子跟前映得發灰，跟天氣一樣，他關上了公文箱，又打開了公文箱；鐵板皮給搬弄得鏘鏘地響。

他手哆索着，聲音也哆索着。

「哪，這裡是……」

最後交出了那些紙筆。還有連部的長戳子——梨木的，可是成了黑色；這上面總有他的許多螺印。

新來的黎師爺很客氣地點着頭，用種老公事的派頭蓋上那洋鐵箱子。

於是石秉珍低着腦袋走了出來。他那雙腳踏在地上沒一點彈性，好像踹着棉花似的。他知道弟兄們正在瞧着他，他故意不擡起眼睛來。

「我怎麼那樣早就發信呢？」

他坐到自己的氈子上。兩手筒在空空洞洞的大袖子裏。眼睛盯着前面鋪着的一些

稻草。

誰都沒言語，彷彿有什麼壓在了他們腦頂上。連梁克斌跟人扔骰子——也不出一點聲音。這里靜得使他反而覺得耳朵裏在嚶嚶地叫。

十來分鐘這麼過去，梁克斌可沈不住氣：

「怎麼了，你這有什麼好急的？」

「不是，」他嗓子裏有塊東西哽着。一方面他要裝出副不大在乎的樣子，這麼着就不知道要怎麼回答。「我……我……屋裏怎樣呢……」

霎了霎眼睛，慢慢把額頭貼到了袖筒子上。他鼻尖子在發痛。沒得說的，唉。他老娘一定眼淚巴巴地在對舅舅訴苦，嘴巴扁呀扁的。一接到他的信，又感動得哭起來，用顫聲談起她那升了上士的兒子。說不定還會燒一炷香請給他們連長添壽……

他聲音小得聽不見地說：

「我寫過一封信……老娘接着空歡喜一場，空歡喜……」

說了就唏唏噓噓吸着鼻涕。他額頭發着燙，連兩手隔着個棉袖子也感得到熱辣辣的。接着他喫力地咳了幾聲。

什麼都變了樣子。這世界越變越小，擠得他不能呼吸。他簡直不知道往後要怎麼過活了。

那邊響來了勞班長那個高嗓子：

「趙大中教石秉珍擦擦槍——這戾心子不比寫字，大意不得！」

「這狗婆養的！」趙大中嘟囔了一句。那個「婆」字把對面一個人濺了一臉唾沫星子。

石秉珍用力擦着槍膛，嘴都發了白。心臟似乎收縮了起來。他有種被誰騙了一筆錢去似的感覺。

可是這天下午——他心寬了些。原來連長還是關切他的。

「石秉珍，你下到你們班上去——你也算是個頂行的，曉得吧。你祇要好好攪，」

連長背着兩隻手踱了幾步，又回轉身來挺出根食指指着天花板。

「我曉得你的才能：我不得放着你不管的……文書上士沒多大意思。在班裏攪些時候——耐心些！將來我送你進教導隊，進講武堂：那樣倒有個好出身。哪個連排長不這樣磨打出來的，嗯……曉得吧？」

這裡把雙橄欖似的眼睛睜起來看着石秉珍。

石秉珍筆直地站着，拚命把回進去的胸脯望外挺。

「是！」

連長又背着手——一來一回地踱。嘴裏斬鐵截釘地說着一些升遷的道理，土話裏面夾着許多軍語。

立正着的這個拿眼珠跟着長官移動着。有許多話他竟沒有聽進去，祇瞧着連長那根挺有勁食指發着楞。連長挺着那結實的胸脯跨着步子，身子稍爲有點往前面斜脚踹得很重，一步步來得很穩：看去他對什麼大事都把得定的樣子。

一會兒這位長官又站到了這二等兵跟前，把臉俯着點兒。視線射到了石秉珍眼裏，
 轉着個嗓子：

「唵，好好的，好好的，嚶？聽見沒有？」

石秉珍嘴唇顫動了幾下。他忽然又來了平素那怪念頭：覺得連長這樣子很像他家鄉的一個什麼人。他眼睛翻了幾翻，無緣無故淌下了眼淚。

等到行了個室內禮出了房門，他竟忍不住要哭。於是他趕快躺下來，把臉緊緊地伏到那有點豆豉味的軍用氈上。

「好人，連長對你怎麼講？」

「連長講……連長講……」他抽着身子一陣咳。「唉，連長對我這麼好……」

旁邊勞班長掀了掀他那紅桌子：

「好啊，你們看罷：石秉珍再喫兩個月糧——就升得督辦了……梁克斌，你跟我打這個賭不打？」

說了就一個人格格格笑起來。一會兒又累了似地噓一口氣。

可是石秉珍倒花了許多工夫去想心思。他那張黃臉在甌子上壓得發了點紅。眉毛那里沾着幾根毡子毛。眼睛老盯着自己那雙脚——老布鞋子給灰蓋得成了黃色。

幾個弟兄們在那里賭錢。蹲成一個圈。幾個腦袋都撮在一堆。

梁克斌把手裏的骰子搖了幾搖沒去扔，回轉頭來看了一看。

「喂，一個人發什麼雞巴悶……來，你來一個！」

大家的臉都轉向着石秉珍——等他答腔。石秉珍祇搖搖頭，喫力地笑了一下。

「什麼鬼，這是？」梁克斌問。

「我沒錢。」

「噢？」

「不是……借的餉寄回屋裏去了……」

「這狗婆養的！——你真是個好崽……哪，這個你拿去做本……來！」

梁克斌掏出了一把銅板票。這裏面還夾着些煙絲，兩根斷了的洋火棒。還有一小塊蘿蔔乾——掉到了地下。

那個拿兩隻手攤開來接着，臉紅紅的苦笑了一下。

自從石秉珍加入了之後，這裏的空氣漸漸不同了。大家沒那麼多嘴，還時不時要對石秉珍瞟那麼一眼。這小個子穿着那套大棉軍衣雖然不好看，他到底是代理過師爺的脚色；他喝過墨水，誰也摸不準他肚子裏轉着些什麼念頭。

梁克斌做着莊。可是他好像不願意贏錢似的——憑他平素賭錢的經驗教石秉珍撈點實惠。

「這狗婆養的！——下這多做什麼！這回莊家起碼也有個『分廂』」

於是大家都看看那個生手，笑小把戲不懂事似地笑一下。

石秉珍臉更紅了點兒。咳了幾聲。拿骰子的手竟有點哆嗦。還沒扔下去的時候，他帶着新兵常有的那種小心勁兒——往耳房門瞟了一眼。

「怕什麼！如今要出發了——還管這些？」趙大中說。

「這傢伙！」梁克斌快活得壓着嗓子叫。「好人你贏了！——賭鬼收徒弟。」

石秉珍全沒注意自己扔下去的骰子可是瞧着別人的銅板票往他這邊推，快活得臉都發了熱。

臉上有許多黑塊子的那位弟兄，咂咂嘴，喫力地搬動着那大舌子，告訴石秉珍：喫糧的全靠這麼點兒外快。「官長靠土，弟兄靠賭。」接着掀開了軍衣，把板帶記緊了一下。那裏插着一把雪亮的小刀。

石秉珍很快地掃了他們一眼。他心腔忽然感到一陣緊，像闖下了一個禍事似的。躊躇了一會兒什麼，就突然問：

「那——那——上火線呢？」

「什麼？」

「我講……我講……」

這裏趙大中翻着兩片大嘴唇插了進來：

「上火線啊？——這麻皮心子好耍得緊，祇要你不死，總就是個活的。」

石秉珍悄悄地揉着那雙蹲酸了的腿。要站起來——可又覺得這是不大名譽似的。唉，連長講過的——磨鍊磨鍊。接着又拚命去想——連長到底像家鄉裏的誰。他腦子裏一團糟。隱隱地似乎看見一大把結在一起的麻線什麼，怎麼抽也抽不好。

太陽穴跳了起來耳朵裏嗡嗡地叫。他一半清醒一半糊塗——感到自己在對付一個什麼難題。

別人可在談着火線上的事。哪個也巴不得打勝仗。找到個敵人官長，搜搜身上，倒有幾回可以發一注小洋財。這裏就有誰嘟囔着：他把這麻皮心子比做賭寶，不過頭上還加了一個上峯命令……

「升官呢？」石秉珍想。

可是紅着臉說不順嘴。

梁克斌看看石乘珍那身蠟黃的瘦肉，抿了抿嘴。這狗婆養的還上火線——上上徒手操怕也經不住拖。於是他把視線移到了地下，又猛地擡起來。嘴裏粗聲粗氣地——

「莫扯什麼卵談了……到底下不下注呀，你們？」

他把幾顆骰子在手裏搖一搖要扔下去。嚷了聲——「看底！」肚子裏可在替石乘珍打着主意：這脚色頂好是發了注小財就開小差。

可是石乘珍替自己打着別的主意。好幾天他興奮得連覺都睡不着。身子發着燙。咳着。

晚上他聽着別人打鼾，聽着別人手淫。他在黑地裏看見許多熟悉的臉子在輓動着，在對他笑，對他皺眉。

外面呼呼呼地括着風：看這勁兒是想把這世界連地皮都捲去。狗顛聲叫着，一會兒高，一會兒低。彷彿牠看到了什麼可怕的東西似的。

「唉，真像那個花崽子。」

他眼睛有點閉不住眼皮打抖。他看見他家那隻老花狗在對他搖尾巴，嗚嗚地哼。於是舅舅大聲咒了牠一句「娘的」，又去愁眉苦臉地抽他的煙。旱煙筒老是髒得吸不動，他老人家就發氣地敲煙袋——在石頭上磕出了火星子……

這里他微笑一下，跟手歎一口氣。他翻了個身，氈子下面的稻草擦啦擦啦一陣響。他把枕着的衣包移動了一下。可是下面橫放着的兩枝步槍梗得他腦袋總不舒服。

跟他同睡的梁克斌動了一動：

「做什麼？…… 嗯……」

「我想到了我屋裏……」他馬上接嘴。他很高興這時候有人跟他談談。「我舅舅畢牽我，不過在娘面前不講出來。我曉得的……」

那個祇嘟囔了一句——「四紅這狗婆養的！」就再也沒聲音了。

這醒着的人輕輕喊了梁克斌一聲。接着歎了一口氣。他眼面前又顯現着老娘那張打着皺的臉。她老人家眼眶紅着。唏哩嘩嚕在擰着鼻涕。盯着他——看他更瘦了些沒有。

他這做兒子的彷彿穿着軍裝。尉官領章。娘兒倆抱着哭了起來。他們談到連長，談到梁克斌……

突然他身子一抽，好像有誰扯了他一下。鼻尖子上一陣刺痛，他睜大了眼不叫淚水淌下來，彷彿怕別人笑話他。他拿手摸摸臉——滾燙。於是他打衣包裏掏出那個康熙錢來——貼到左腮巴上，又貼到右腮巴上。這錢有一根紅絲線吊着。這是他老娘拿給他開邪的。

地在盪着，吊牀似的。說不定是因爲風太大。

他一下子忽然把念頭轉到了火線上：他模模糊糊覺得上火線這件事又可怕又可愛。心就狂跳起來。

接着他抽着肩膀咳了一陣。把冰冷的指尖掩住嘴。等到閉住眼喘氣的時候，他又覺得自己在那里抽一根線——老抽老抽不盡，弄得頭腦子發漲發暈。

第二天他眼圈上畫了一圈青色。趙大中拿種過來人的口氣勸他別打手銃，唾沫星

子往他臉上直噴。勞班長祇橫了他一眼，皺了皺鼻子。於是梁克斌瞟了班長一眼，動動嘴唇罵了句什麼。

那位黎師爺可拿了一包神麵給他。像笑不笑地把嘴裂開點兒，露出了一排雪白的牙。眉心裏直皺着：

「呃，安心些罷：好歹有個命……我要是還有一口飯喫——哪個來當這尸框子上士……」

石秉珍有氣沒力地瞅了他一眼，沒去接他手裏的東西。

「我不是病，」苦笑了一下。

師爺拿大拇指摸着那包神麵。眼睛守着那代理過文書的人一會兒，輕輕抽了一口氣。

石秉珍好像什麼都不覺得似的——又趺坐着出他的神。現在他連白天裏也彷彿看見一些熟人的臉子在幌。一面他還覺得在抽着一團線，越抽越快。眼睛就一陣花……

一會兒忽然想到家裏的芥菜炒春筍；他老娘親自上廚，讓他喫了進學堂。接着他記起了那些讀不準的英文生字。頭腦子又昏了起來。

「好人，」有誰在他耳朵邊說着，「到衛生隊去看看罷。」

那邊又溜起了勞班長的嗓子：

「哼，代了六個月師爺——倒養得嬌嫩起來了！」

石秉珍一句話不說。他靜靜地聽着耳房裏連長踱步子，在肚子裏數着。一給別的聲音攪亂了，他就起了一種莫明其妙的失望，好像丟掉了一件什麼寶貝似的。

到了要出發的那幾天，他腦子裏更亂了些。心也跳得急了些。他模糊地覺得這件事情對他有好處——可又沒危險。

那晚他就幾乎整夜都沒睡着。翻着身。咳着。他覺得時間在倒退着走。

可是有兩個弟兄起了身。這是派去打前站的。不知道什麼時候院子裏也有了響動：火夫已經在那里煮飯。破窗門上——映得紅光在閃呀閃的。

這麼過了半點鐘——起牀號震得人耳朵發麻。

大家的牙齒打着顫。他們忙着穿衣。他們揮揮各人的氈子——就弄得到處都有股豆豉味兒。

兩三盞馬燈掛在那里懶懶地亮着。玻璃罩燻得成了黑的。照着這些兄弟們黑黧黧地在活動，看去像在夢裏面。

梁克斌邊嘟囔邊替石秉珍收拾。把幾張草紙塞到了石秉珍的糧食袋裏，就牛頭不對馬嘴地嚷：

「狗婆養的你好闊——打算穿着布鞋子行軍啊？……脫下來！」

接着把搶過那雙布鞋去——往石秉珍糧食袋裏一塞。他硬逼着石秉珍套上草鞋，一面罵着。

那個做夢似地由別人擺佈。他糊裏糊塗想着行軍的事，記起了從前在學校裏的遠足會。他緊着牙忍住寒噤。時不時打着顫抽氣。祇要連長有點聲息——他就身子一震，拚

命地聽着。

趙大中全身發着抖。他怕自己又發了瘧子，可是這麻皮心子又說破不得。飯倒一口氣喫了五六碗，還對石秉珍壓着個嗓子叫：

「怎麼祇喫這點？——走得餓了喊娘叫爺可沒人理哩！二十歲不到的小伙子——還不裝些貨？」

碎飯和着唾涎掉到了下巴上，他拿來抹一抹送進嘴裏。

那個小伙子搖搖頭：他喫不下。他獸了似地看他們鼓動腮巴子。嚥下去的時候——似乎還聽得見骨的一聲。然後把那洋磁飯碗掛到腰裏，揩也不揩。筷子拿來往綁腿裏一插。

天還是黑的，他們已經走出了村子。擦擦擦的步子聲。鐵器碰鐵器的響聲。

石秉珍什麼也沒看見。什麼聲音也都像是遠處飄來的。他身上這許多東西拌得他走不順當。那條槍皮帶似乎挺不願意搭在他肩上：他覺得牠老是往邊上移。

眼睛發着燙。額頭給什麼撞得緊緊的。彷彿有誰強逼着他去解答那個難題——連長到底像誰。

他感覺到槍皮帶已經滑到了膀子上。他喫力地把他換到左肩上掛着。可是仍舊忍不住。他乾脆拿這枝槍托着：聳起肩膀來撐住這重擔。他走一步——牠就移動一下。於是牠嚇了一跳，趕緊歪一下肩膀：生怕牠掉下來。

掛着的飯碗水壺什麼的一下一下打着他的腿，打着他的左面屁股。他竟有點撐不住勁。全身有什麼熱東西戳着。

天色淡了些。什麼地方漸漸顯出了點兒亮光。

前面那些走到了高處的人——在天底下畫出了漆黑的剪影：幌着走動着。要不是他們有時候輕輕說句把什麼，那簡直叫人疑心這不是人類。

石秉珍把槍移到右肩上背着牙齒咬得發酸。那一高一低的路往他後面移。他腿子一感到有什麼千把斤重的東西拖着——跨一步就酸痛一下的時候，他知道自己在

上斜坡。身子一覺得往前衝，兩腿簡直要溜得他仰天一交的時候，他知道自己是在下斜坡。

可是——唉，到騾兒集怕還有四五十里吧。

他用冰冷的手抹抹額上的汗。背脊心裏一陣冷。牙齒使勁一咬，聽得見嘴裏的沙土吱的一聲叫。他彷彿給誰推着，又給誰擋着。身子歪歪倒倒地前進，搖得那些掛着的東西鏘郎鏘郎地響着。

於是他又覺得自己在抽着那團亂線。老娘哭喪着聲調禱告着：似乎他們石家全家的氣運就在這團線上……他儘抽儘抽——連氣都透不過來。

一會兒他又用力把眼睛睜得大些。他拚命叫自己清醒點兒。

「留神……莫給連長看見……」

並且他還用眼睛在行列前面找着——看看連長走在哪里。這麼着他彷彿就安了點兒心。不過他到底還是想不出那位長官像家鄉裏的什麼人。太陽穴竟一陣陣發着漲

不知道什麼時候天亮起來的。全世界都給灰色的雲罩着，好像有一口鐵鍋覆在自已頭上。在高處看見模糊的地平線跟天連成了一片。

那個石乘珍全身的血都凝成了冰塊。

看來騾兒集離這里——可不止幾十幾百里。那數目不是人嘴巴裏說得清的。

他們竟走到了沙土的國度裏。沒有一所屋子。沒有一棵樹。

彎着個腰往斜坡上跨着；看看已經到了世界的盡頭。一到了高點兒的地方——才發見這條路又無窮無盡地伸了開去，歪歪扭扭不知道拖到了哪里。

突然——他覺得有什麼猛地壓了下來似的。他想要大叫，想要把這枝槍扔給梁克斌他們。他膝踝子彷彿脫了節：一屈一屈地老要往地下撲。

他希望連長走在他們的後面。別人一定會擡起那雙橄欖似的眼睛看顧着他，叫別的弟兄代替他背一程槍。

可是他一發覺自己在那位長官眼前面的時候，馬上又咬着牙沈住氣。並且胸脯也

打算給挺出點兒，背着的衣包甌子什麼的就扳得他幾乎仰天一交。

許多花紋在他前面旋轉着。大地在簸動着，肚子裏老在反復那句話：

「留神……留神……」

隊伍裏有誰忽然頓了下手。後面的人就猛地給擋住停了腳——一個個胸脯靠脊背地擠着。

這里石乘珍可收不住他那雙腿子。身子往前面一掃，額頭碰到了那位弟兄的槍準頭上。膝踝一軟——他倒到了泥地裏。

他全身融成了水似的。

又是那團線。舅舅幫着他抽。連長跟梁克斌他們也幫着他抽。老娘在旁邊哭着：她老人家看兒子太辛苦。可是那根線似乎串過了他的腦心，叫他身上發麻。於是又串過他的胸脯——不斷地還在抽着。他發了狂似地要叫喊，可是發不出聲音。

兩手抓着沙土。腿子直哆嗦着。他用力狠命地一掙，才把胸脯裏的線頭吐了出來。

他看見前面冒着許多火花。他彷彿記起這是舅舅磕煙袋……

「怎麼攪的！」梁克斌站在石秉珍跟前叫。一吐了血！」

石秉珍喘着氣瞧着他。眼角上掛着雪亮的淚顆。

那位勞班長撇了撇紅鼻子。側過臉看梁克斌一下：

「你走你的！」

躺在地下的那個可沒有爬起來的意思。他眼睛像在閉着，又像瞧着地下，顫着聲音問：

「連長呢……」

「找連長怎麼——你要他抱你啊？」

那隊伍還是不停地走着，在石秉珍面前移動着模糊的影子。每個人總在這裡稍爲打一下頓：顯然是怕自己不留神喘着這個地下的弟兄。

勞班長掄着眼珠看梁克斌追上了隊伍，才往石秉珍跟前跨進了一步。那紅鼻子皺

着，惡狠狠地笑了一下，

「走不走，你到底？」

那個掙扎着把身子撐起來。腿子狠命地哆嗦着。嘴巴動幾動可沒出聲，於是又倒了下去。

他覺得有許多話要說。他不知道要怎麼開口。臉子成了灰色，眼眶外面那圈黑圈就顯得格外深。身子什麼地方似乎給誰推着搭着。

「我……我……」——他喘得上氣不接下氣。

一下子他又忽然給叫醒了似的——用力擡起眼睛來。他怎麼也得撐住勁：要是給連長看見他這樣……

那位班長猛地在他腿上踢了幾腳。

「走都走不動——喫什麼屎心子的糧！你當你是個生就的爺爺命啊……怎麼樣，你！」

石秉珍張開嘴在喘氣。乾巴巴的手指陷到了泥地裏。他肚子裏彷彿有融化的錫水在滾着盪着。他腦袋頓了下去，半閉着眼——祇露出一線灰黃色的眼白。胳膊貼在槍上，硬得發了痛也沒去移動一下。

隊伍的步子聲混到了嗡嗡的叫聲裏，就漸漸模糊得聽不見了。他不知這是自己耳鳴，還是風響。

班長咬一咬牙罵了句什麼，就拿腳踢開地下那滿是黃土的身子，揀起那枝槍來。他用牙齒刮了會兒嘴唇，又蹲下去——拿那副精細快當的手腳來解下了別人的子彈帶。臨走的時候還回過臉來瞟了石秉珍一眼，嘟囔了一句什麼。

灰黃色的天似乎又壓下了些。這裏的空氣變成了摸得着抓得着的東西——把這條戰壕樣的黃泥路塞得滿滿的。

石秉珍咂着嘴。模裏模糊知道自己在掙扎着。彷彿他正躺在一堆亂線裏，一些親人很忙亂地替他抽。老娘扁着個嘴——忍住眼淚不叫掉下來。他覺得他自己有知覺，可是

不能動他任隨別人擺佈，不過他老是提醒自己似地記起這團線是在卜他的命運的。

千萬根線像水蛇那麼流着。他瞧着感受到了一種壓迫，覺得有什麼硬東西把他越箍越緊。一面他可又禁不住要看見眼睛躲到哪裡——牠也跟到哪裡。

瞧見老娘拿出了平素那種小心勁兒，她老人家生怕這件事給連長知道。好像那位長官也跟他爹一樣——會無緣無故發脾氣……她老人家還仔仔細細理着那一根根的麻煩東西，不叫牠穿到兒子的腦心裏或者胸脯裏去……

石秉珍想要大叫。叫不出。嘴張一張咬着了一口什麼。他聞到了一股土味——很親切的。

於是他記起自己是倒在家後面的竹山上。老娘邊搭他邊哄他別哭，還用小腳頓着土——「打牠！打牠！」一會兒他又看見這所家園賣給了別人。七手八腳地拿鏟子把他連土鏟了起來……

天地都翻着筋斗。一些怪臉子，一些好看又可怕的花紋在旋轉着。他瞧見自己嘴

裏吐出線來，好像前面有誰在抽着。他肚子裏的東西漸漸給抽空，就什麼感覺也沒有了。隊伍已經隱到了前面的土坵裏。兩三個落了伍的——零零落落地拐着步子。反正沒誰管束他們，他們就把衣包跟氈子掛到了槍上，叫自己走起來不費力些。走過石秉珍跟前還滿不在乎地對他瞅一眼。

這麼着弟兄們都到了驛兒集。祇少了那個喝過墨水的二等兵。

趙大中認爲那個人總會趕來。他趙大中那個病還沒全好——可也跟隊伍走上了這麼多路。石秉珍那麼個小夥子怕什麼。他噴着唾沫星子，老半天還沒說明白：那個鬼病是講不得的。

另外一個知道了他的意思，大聲附和着：

「是啊。娘賣麻皮那條鬼路——幾十里沒人煙，他不趕隊伍趕哪里？」

「他有病，」梁克斌綳着個臉像在說什麼了不起的事。「這狗婆養的！」

勞班長把嘴角一彎，撇了撇鼻子，用種沈着的聲調解釋着。想想罷：石秉珍那麼個人

喫得了糧啊！這里他掃了大家一眼。他們說不定看定了石秉珍將來有出身——就想去巴結他姓勞的可比他們明白：那個中學生要代理六個月師爺，可早就開了小差。「他有什麼戾心子病？……這樣他倒也好，橫豎有一天會拖死的。」

這里還想再說一句什麼。囁囁嘴可沒往下開口。

真的。這天晚上石秉珍沒來歸隊。第二天晚上石秉珍也沒來歸隊。

於是第三天。連長用食指在桌沿上一敲，叫黎師爺打報告——把石秉珍這名字開了缺。

「這種書生擺在部隊裏橫豎沒用處，倒多喫了一份口糧……等了他老人家三天，我這個連長也算對得人住了。」

黃司務長眼巴巴瞧着這個報告送了出去。他挺着個胸脯，右手抹一下皮帶。嘴巴愛笑不笑地裂開點兒，埋怨上司太認真；如今當連長的當司務長的喫不到那份截糧。

「老黎你看：那個傢伙代六個月上士，打我餉裏挖四隻花邊給他——沒折沒扣。他

如今呢沒給我一絲好處」

接着就帶種俏勁兒笑起來。

梁克斌又抓起了那付骰子往地下扔。嘴裏說到了別的：

「那狗婆養的跑到哪里去了呢……看底」

五天這麼混了過去，可又有了石秉珍的訊息。

「那個真命天子又給揀回來了，」勞班長皺了皺臉皮。牙齒刮着下唇，好像要忍住笑似的。「他不升上士是不甘心的。」

本班上的弟兄已經漸漸忘記那個小夥子，現在可又在他們嘴裏提起了那個名字。石秉珍給××團衛生隊收容了去，帶到了騾兒集。他們已經通知了這里連部，並且連長已經派劉連附去辦這交涉——要把那個病兵接到本團的衛生隊來。

他們親眼看見劉連附拿着公函出門的。

就在這天晚上，勞班長沈着一張臉子，像丟失了一件什麼似地告訴他們一個消息：

「他死掉了，他。」

「哪個他？」

「石秉珍。」

嗓子放得很低，他似乎在懊悔。那傢伙一死——他姓勞的就總覺得自己有些事做得過頭了些。他偷偷地噓了一口氣。

一些弟兄們小聲兒咕嚕着。他們早就知道石秉珍混不了。這狗婆養的——希望還大得很哩。於是趙大中皺皺眉毛說了一句：石秉珍不明白這些情形。

他們把那個死了的弟兄看做另外一種人。喫什麼糧呢？他們自己沒喝過墨水，也不巴望什麼。

「噯，石秉珍真是——一鳥屎洋財也沒發得！」

可是那邊屋子裏——他們連長發了毛。

「這瘟傢伙！——早死不死，擡到本團衛生隊裏來死！這筆埋葬費呢？」

那位黃司務長把筆咬在嘴裏，埋怨地嘟囔了一句什麼。

桌子邊俯着個光腦頂在寫字的黎師爺知道連長正看着自己。他沒擡起臉來，祇壓着個嗓子勸連長修點陰功。那個小夥子巴巴地幫了他們兩老表六個月忙，總不能光抹抹鼻子不去收尸。

閉了會兒嘴，又幌幌腦袋，那枝水筆在空中搖動着。

「並且——石秉珍到底還是個人才：連長自己講過的。」

連長眯着那雙兩頭尖的眼睛，鼻孔裏唔了一聲。他有點埋怨自己：辦事太認真，竟把那個二等兵這麼早就報了缺。

「有什麼法子呢？」終於他掏出了四塊錢——叫黃司務長跟勞班長帶個伙子去辦埋葬的事。「唉，到底是個人才。」

這件差使幹得很快當。下午六點多鐘他們就回連部了。黃司務長笑嘻嘻地拐着步子。時不時打着膈兒——噴出了一股酒氣。他用力要睜開眼皮，連眉毛都揚了起來。接着

看看勞班長，似乎要拚命忍住笑聲，弄得喉管裏格格格的：

「唔，這回石秉珍還算夠朋友……」

勞班長摸了摸發紅的臉，那隻紅鼻子發了紫。他記起石秉珍實在沒什麼開罪他的地方，死了竟還給了他一點好處。祇花一塊六毛買了一匹布——包着那壞尸扔到了坑裏，剩下兩塊幾毛讓他跟司務長開了一次葷。

好像爲了要報答這點實惠，又似乎要叫自己對那個死了的弟兄補過，他竟數說了石秉珍的許多優點。他認爲這些話礙不了他自己的身分。聲調裏還帶着憐憫的成分。

「真作孽！他老實想帶幾個錢給他老娘哩。」

他把那個滿長着紫色顆子的鼻子揪幾揪，又告訴了些埋葬的情形。衛生隊的人告訴他——那位弟兄臨死時候很清楚，掙扎着拿出一個弔紅線的康熙錢來，託人帶回給他老娘。不過他嗓子嘎得不成聲，誰也聽不出他家在哪里。他眼皮有氣沒力地震着。乾巴巴地沒什麼眼淚……

這敘述的人聲音漸漸低了下去。然後歎了一口氣——噴出一口酒味兒叫人發饑。沈默了會兒。梁克斌嘟囔了一聲「狗婆養的」，聲調很不自然。

他們連長可認爲這件事還沒辦妥。他背着兩個手踱着，嘴抿得緊緊的。一會兒他又轉過身來，站得挺直，用種商量的口氣叫黎師爺打個報告去請埋葬費。

黎師爺搔了搔頭皮：

「哪，報告是可以打的，麻煩一點就是了。不過——不過——這四隻花邊連長也是該出的……」

那位長官楞了會兒，才挺出個食指講起理來。他認爲喫糧原是個苦生意。撈不到什麼不談罷，倒還白貼洋錢。他衝着黎師爺苦笑了一下，那根手指在空中動了幾動。

「呃，報上去罷，還是他給開了缺。後來據××團衛生隊的公函……」

黎師爺抽風似地搖搖頭，到底把這報告打了出去。

等團部裏批准了——把這二十塊錢埋葬費發下來的時候，他們又預備要開拔。

他們祇知道連長眯着雙眼，帶着笑把這二十隻花邊敲了一遍，他用種朋友口氣要請黎師爺喫一頓。黎師爺用種苦笑的臉嘴謝絕了他。於是這件事再沒什麼別的下文。

班上的弟兄祇忙着自己的事，漸漸忘記了有過石秉珍這麼一個人。祇有梁克斌在扔骰子的時候，有一兩回模糊地想到了那個套着大棉軍衣的瘦小個子，於是自言自語地說：

「唉，這狗婆養的！」

照 相

寫給牧良夫婦

星期日上午。

姜太太抱着八個月的兒子，跟她鄰居素二小姐在人行道上走着。

這天是個好天氣，太陽整個兒露了面，把那條柏油路曬得發白，那些行人跟車輪的影子就格外分明。有時候似乎怕別人走得有點熱，於是輕輕地飄陣風來調劑一下。

可是姜太太臉上出了汗。她把那孩子抱上些，理理他那條淡紅色的披風，一會兒他身子又墜了下去。這小鬼瞧着這熱鬧世界顯見得又高興又奇怪，老睜着一雙大眼，嘴裏嘟囔着一些單音，膀子揚呀揚的。

素二小姐摸摸那孩子的臉，一面像對大人說話似地叫他安靜點兒。

那些店家豎着旗子寫着「血本大減價」「徹底大減價」。樓上就弄兩三個吹喇叭的吹打着，聽來覺得他們在那里打瞌睡。

一走過布店門口——這位太太跟這位小姐就得往裏面瞅一眼：那些夥計把手筒在袖子裏，挺安靜地坐着，眼巴巴地釘着街上。

她倆並不停步。祇不過隨便議論幾句，一面很小心地讓開那些故意闖到她們身上來的一些男子漢。

姜太太把抱孩子的手膀換一換，抽空兒揩揩汗，失望地噓了一口氣。

那位小姐對一家店面的玻璃瞟了一眼，輕輕地摸一摸自己的頭髮。然後又把那位同伴的袖子抹幾抹，可是那些皺紋總弄不平。

穿着新旗袍抱孩子——總是不合適的，唉。

她彷彿爲了要安慰那位太太，就打着本地的官話說：

「我們一定到真我去罷，祇有那家照相店又好又公道。」

過會兒又補了一句：

「開了十來年了哩。」

於是姜太太想着她在照相鏡跟前——到底該站着還是坐着。她兒子總得騎在小馬上，再不然就坐在紅漆小汽車裏，做娘的扶着他。

素二小姐得站在她旁邊，並且準會對鏡頭微笑着。

這件事原來早就已經打定了主意。這位太太一結了婚就跟她先生離了家鄉——足足過了兩年，生了孩子，她覺得實在應該寄一張照片回家去。

可是她那位鄰居好朋友硬要跟她合照，還斬鐵截釘地主張由她素二小姐出錢，據說今天的光綫該是怪好的。她倆就拿鐵針互相燙了頭髮，穿着各人的新旗袍上了街。

姜太太可不願意叫她朋友多花錢。四寸的祇要八毛，不錯。不過祇有兩張——不夠分配。這麼着她們竟問過四五家都沒照成。

現在就祇看那家什麼真我了。

姜太太一想到——心就一跳。

那個朋友還替那家照相館吹了幾句。手可拍了幾下要抱那個不安靜的孩子，步子停了那麼一下。

做母親的把身子一讓：

「你抱他不動。吵死了——簡直……快到了吧？」

素二小姐似乎總想要替人盡點義務。這就又扯扯別人的衣裳，抹抹別人的頭髮。一到了真我照相館門口，手脚就更加忙亂起來，連小孩子的襪子打了皺——也都顧到了。這的確是一家像樣的照相店。

於是這位小姐把孩子的帽子移正些，拿出那付做主人的派頭，指指點點地告訴姜太太：

「哪！這個是梅蘭芳。這是胡蝶。這個呢——就是那頂會浮水的那個——那個姓楊的，楊什麼的……噫！她怎麼也在這裡照相呢……你看：這裡也是大減價……」

那些銀色的相片框子給太陽照得直發光，襯得那些人物格外漂亮。

一個老闆娘似的女人坐在太陽下面做針線。一瞧見走進了兩位女客，她吃了一驚似地站了起來。

「照相啊？」

這店裏就起了一點響動：那兩個下着象棋的男子漢移動了一下椅子。在旁邊瞧得正入神的那個中年人擡起了臉來，接着跨着很重的步子，走過來打招呼，腳還絆着個什麼東西——空隆的一聲。

那兩個男子往這邊瞅了一眼又俯下臉去：

「要喫噉了。我們走罷，讓他們做生意。」

「礙不了事。我跳馬。」

中年男人可在跟兩位女客談生意經。他穿着一件舊西裝，裏面可是一件中國的小褂子。臉上笑得再殷勤不過。腰老是彎着：不知道到底是鞠躬還是個駝背。

老闆娘眼巴巴地在旁邊瞧着，時不時插句把嘴：

「是嘍！我們這里頂便宜了。人家四寸的要八毛，我們祇要七毛。」

這個交涉全是由素二小姐出面的。姜太太手裏的孩子一個勁兒把上身傾着門口，叫着掙扎着，她祇好拿全付精神來對付孩子。

「啊呀，林林！吵死了！搥你一頓！」

她身子用力一搖，讓她的林林看不見門。那孩子就哇的哭了起來，老半天才換過氣來哭第二聲。

素二小姐瞅了他一眼可沒理會，祇一個勁兒挺着胸脯跟店裏的人說話。

「總而言之是這樣：我們要三張。三張——我們照少一張就不幹……其實你們照得並不好，你看這個人的嘴：你看。什麼東西嘍！」

她兩個嘴角往下彎一彎。

那個中年男人合着兩隻手，往前面伸着頸子。他笑嘻嘻地分辨了幾句，叫別人知道

這是十幾年的老店，本地有美術照相——還是牠頭一家「新發明」哩。可是價錢倒又比別家的公道。

這麼着就幾個嗓子同時哇啦哇啦起來。三個高音裏面夾着個次中音。那孩子可還不住嘴。

姜太太臉有點發紅，輕輕皺着眉。她習慣地搖着林林，一面插進嘴來，照一般買主對付老闆那套老手段——打了句謊話：

「公道哩！人家三張祇要六毛，你兩張要七毛！」

然而那位老闆很有點硬勁：加洗一張得加兩角大洋。不過他臉上還陪着笑，上身頓呀頓的像在鞠躬。

最後素二小姐把嘴一堵，掉臉就走。

「我們到別家去罷，姜嫂子。」

那兩個下棋的往這邊看了一眼，低聲說了些什麼。

老闆楞了這麼一下。他跟老闆娘互相丟丟眼色，就馬上追了出來：

「呃呃，呃。回來回來。」

這回又講了兩三分鐘，於是成了交。算八角錢三張。不過要照得好。要是有一點兒毛病——包退還洋。

老闆笑了起來：

「哪里哪里。包你不錯。」

他瞧着老闆娘遲疑了一下，又說：

「不過——不過——呃嚇，錢請你先付。」

「怎麼？」

「這是我們這里的規矩，呃嚇，規矩。」

於是所有的視線都釘着素二小姐的右手：巴巴地看着牠插進衣裳裏去。她臉紅紅的，好一會兒才掏出一塊光洋來。接着又裝做滿不在乎的樣子——叮地一扔。

老闆娘馬上抓着這塊還有點暖氣的洋錢來，五次六次地在桌上頓着嘴裏含糊地說着，可沒擡起眼睛來：

「等一等找你罷：我們要拿去換一換。」

這才讓老闆把兩位客人招待到裏面去。

林林還是不依。他老挺起肚子來叫娘不好抱，哭着嚷着，連帽子弄得掉到了地下。做娘的舉起手來要打，可是到底祇拍拍他的背：她怕他照相的時候發拗。

「放乖些，放乖些。林林照個好相寄給外婆去：外婆看了要痛你哩。」

素二小姐站得挺直，眼珠子跟着那個老闆在轉動。他拿雞毛帚揮揮照相機上的灰，又掏出自己的毛巾布手絹來揩椅子。

太陽光下面就飛舞起塵來，像起了旋風似的。

「啊呀你看！——多髒！」那位小姐用右手在自己鼻子跟前揮着。

「那不妨事。照相——灰是橫豎照不進去的。哪個照相鋪都一樣，呃嚇……你們要

什麼佈景呢？哪，這里。」

老闆把那三幅佈景都拖出來一下。那些東西下面的小輪子都已脫掉了一拉——就「卡！」的一聲叫，聽去像鑿鋸子似的那麼難受。

這里姜太太擡了擡手，說出了她的佈置方法來。可是反復了三遍——別人才聽懂。「馬啊？」那個中年人簡直嚇了一跳，眼睛睜得大大的。「這種馬我們店裏沒有。」

「人家照片上怎麼有的呢？你看。」

「哦，這是——這是——呃嚇，人家自己帶來的。」

那位太太忽然發氣地把身子一揉：

「不要鬧啊，林林！真是那麼小汽車有沒有呢，小汽車？」

「也沒有。那都是買主自己帶來的。」

素二小姐嘴裏「嘖」的響了一聲，嘟囔了一句「倒楣。」她看看姜太太的臉色，覺得別人並沒什麼要堅持的意思，就去揀下那幅家庭式的佈景來。接着又挺內行地安排

這樣那樣，自己退了幾步，偏着腦袋瞧了瞧。

「這樣好不好？」她問。

她那朋友隨意答應了一個字，眉毛深深地皺着。原來她已經給孩子吵得十二分煩躁了。

老馮可把老腦袋鑽進了那塊黑布裏面，用貓耍撲耗子的姿勢彎着身子，對她們瞧着。時不時伸出手來打手勢，叫她們微笑，叫這個把臉仰起來點兒，叫那個胸脯挺起點兒。不錯，抱孩子的那位還得把腳伸出來些。

「唵，唵，好，就這樣。」

姜太太給安排在一張椅子上——那壞了的彈簧老實有點疙屁股。素二小姐拿手擱在靠背上，全身歪成個S形，還把右腳點在左腳的左面。

這種姿勢再合式沒有：又好看又大方。得，不要動！

可是那孩子不依。他掙扎着身子，用了那付叫人動火的大聲音嚷着：怎麼也不肯這

麼給抱着坐在娘腿上。

「怎樣啊，林林照相哩，照相哩！外婆看見要歡喜死了。放乖些，放乖些。看看——咦，這是什麼東西？」

做娘的抱着他，搖着他，還指指窗子叫他看。

不行。這孩子的脾氣竟像他爹一樣。

有誰歎了一口氣。

老闆把那塊黑布的紅裏翻了出來——揚幾揚，嘴裏祇是「噢，噢。」

林林可一個勁兒不理會。

那位小姐也幫着拍了會兒，像對大孩子似地叫他明理，還告訴他——不聽大人的話的是壞孩子。她頓頓腳，堵堵嘴，可是那孩子總不睬她。

最後她想起了她的經驗來。她對老闆說：

「拿個東西逗逗他就好了。小孩玩的鈴子有沒有搖咕咚也行。」

「沒有啊。我們哪里會有這樣的東西呢——我們自己又沒有孩子。」

「倒楣死了！人家怎麼有的呢？」

「他們自己帶來的……等一等罷。」

於是他聽天由命地在照相機旁邊等了兩三分鐘。

姜太太抱着孩子蹣跚着，拚命忍着她一肚子氣。一到房門口的時候那孩子住了會兒嘴，打轉身才跨了一步——他就又掙扎着哭起來。

顯見得他還是要去看那些大減價的店面，要去聽那些吹鼓手。

他娘可撐不住勁兒了。她站着瞧着他，接着就咬着牙——狠命地在他屁股上打了幾下。

「哇——」又是好久才透過氣來哭第二聲。這下子當然不會馬上就收場的。

「不照了，不照了！」姜太太煩躁地嚷着。

那位老闆把一臉的皮肉都皺了起來，好像他在熬着肚子疼。他深深地歎了一口氣，

瞧瞧這個又瞧瞧那個：他主張等一下再照。

姜太太可抱着孩子出了門：心裏不高興，照出來的一定不會好。

還有一位買主祇是埋怨這家照相店裏怎麼沒有搖咕咚。

老闆拿手絹揩了揩額頭，解掉西裝上的扣子——讓小褂子上的油斑全露到了外面。他苦着臉說：

「再等下子好不好？小孩子總是一下子哭，一下子又會好的。」

小孩子的娘並沒停步，祇大聲答：

「林林的脾氣我還不知道？」

那個中年人祇好跟了出來。看樣子他現在似乎非常虛弱，彷彿剛剛發過一陣瘧子。

太陽漸漸往天中央移：大門口射進來的那塊光——差不多要變成了矩形。

老闆娘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祇是那兩個下棋的還在原處。他們瞧了她們一下，又互相換換眼色。

「那塊錢還我！」素二小姐堵着一張嘴。「倒楣死了，真是要有個東西逗逗他——早就照成了。哼，這麼一家照相店！」

等到店裏人告訴她那塊錢拿去換去了，她嘴就堵得更高了些，還頓着腳。

「耽誤人家工夫嘛，簡直是！」

姜太太站到了門口，讓她那孩子吵着。臉色還是很不耐煩，腮巴子發紅。眼睛衝着街上瞧着，一會兒又轉過來看看那老闆。

她聽見她那朋友在嘟囔着什麼。老闆用乾巴巴的聲音說了幾句，歎了一口氣。他站到門外看了會兒，又彎腰蹺了進去，好像怕大門太低——會碰着他的腦頂似的。

二十來秒鐘之後，老闆就跟那兩個下棋的打起商量來。

「到你們店裏借一塊來罷。」

可是不成功。別人出去了一趟又回來，祇對他搖着頭：

「不夠。今天祇有一個鄉下人來買了兩尺廠布。」

於是素二小姐頓着脚，一面怕自己頭髮搖亂了，就拿手去抹了抹：

「怎麼的嘍，怎麼的嘍，你們！」

老闆把西裝扣了起來，還拉了拉小褂的領子，他搔搔頭皮，嘴裏「嘖」的一聲，這就跑出了門。兩條短腿的影子在街上一掠一掠的：想不到這麼個駝背跑得這麼快。

下棋的人傻瞧着她們。有一個悄悄地掏出一截香烟屁股來點着，好像在做着犯法的事似的。

姜太太把孩子挾得很緊——不讓他掙扎。她一句話也不說，身子也不動一動，連林的帽子歪着也沒去扯一下。一瞧就知道她現在十二分不高興。擺着一付去了什麼東西的那種臉色。

那位小姐解釋似地說：

「真倒楣，真倒楣……還沒回來哩，你看！」

然而等到那老闆回來也是沒用。老闆娘提着菜籃子，還打了半斤豆油：竟用動了五

毛錢。於是老闆並不一脚就回來，祇到鄰近那些店家裏去借。

這位太太跟這位小姐埋怨着，拚命撐住性子瞧着那老闆——正在彎着腰打一家鑲牙店裏出來又衝進那家雜貨鋪裏去。接着又是布店，鞋子店。她們似乎還聽得見他喘氣的聲息。

「可惡嘛，簡直是！」素二小姐叫。「這麼一家好店，這麼一家好店！」她朋友附和了一句「真是的！」臉更紅了起來。

那個抽煙屁股的拍了拍烟灰，好像並不是跟她們答腔似的——連頭也沒擡起來：「唉，什麼辦法呢，都是這樣！這家照相館還是出過大風頭的哩！」

旅途中

「快車在藍莊出事，遲五小時到。」

八九個要搭車的人見了這幾個粉筆字，都嘟囔着離開了車站。

車站裏冷清清的。祇有一列裝貨的灰色鐵蓬車停在月臺邊。第三節那一輛是空車。鐵門打開一大半，像開着黑嘴在打呵欠。這列車當然不許客人搭上去。

可是到了一點三十幾分的時候，一個站警照拂着送兩個鄉下人爬上了這節空蓬車。

一個是個紅鼻子，厚嘴唇翻了上去，吱出那排大板牙。還有一個年青點兒，尖臉，眼睛裏老像有沙土飛了進去似的雲着。

道

那個站警是他倆的親戚。得了站長的允許，就把他們的熱水瓶裝滿了茶，送他們上

去，還塞了八九塊葱油餅到他們灰色包袱裏

「還有兩三分鐘就開車了，」那個站警說。「你們可以打開包袱來躺一躺，不過千萬不要把腿子伸到車門外面去——危險哩。」

紅鼻子的那個把包袱往車板上放，噓了口氣，不放心地問：

「三點鐘一定到得了馬坡啊？」

要是遲一點那就趕不到家打馬坡還得爬三十里山路哩。

於是他們把腦袋伸出門外瞧着車頭——巴望牠快點開。可是馬上記起站警關照過的話，又不安地縮了進來。

正在這時候又有一個人上車了，還有個搬夫替他提着一個藤包。一瞧見那兩個鄉下老——就怕憐地皺皺眉。嘴裏嘟囔着一些什麼。一面拿手拍着身上那件線春夾袍。

太陽正發狠地曬着，鐵板上有一陣陣的熱東西冒出來——彷彿竟能看得見，摸得

三位乘客額頭上都有點汗。先到的兩位還趴在門邊跟那當站警的親戚說着話，有時候紅鼻子還得吹着哨招風。

站警瞧着那位穿長衫的先生忙着開藤包，就顛起脚尖來輕輕地問：

「你們認不認識他？」

尖臉的掉過頭去瞟一眼，可沒看清楚。

接着那位親戚小聲兒告訴他們：那是馬坡地方上的一個脚色，除了鎮董就算他頂有聲望。他跟這裏的站長有點認識，並且據說有公事來的，趕緊要回馬坡去，就讓他搭上了這輛車。馬坡人都趕着他叫計三鑽子。

聽的人嚇了一跳。他們家鄉雖然跟馬坡隔着一條山嶺，可是計三鑽子的事常聽人說起的，不過想不到就是這麼一位先生。

尖臉的眼睛霎得更厲害了些，還揚了揚眉毛。他跟他同伴眼對眼裝了個鬼臉，又掉過臉去看了一下。

那位脚色不過四十來歲。不論看起什麼東西來總仰着臉，視線浮過自己的腮巴上射出來，好像世界萬物都比他矮似的。其實他這位先生頂多不過四尺高。

紅鼻子也瞅了他一眼，咂咂嘴自言自語地說：

「作孽，叫他老人家也坐這種車子！」

現在那位計三鑽子脫下那件夾袍了。規規矩矩摺好裝進了藤包，然後掏出些草紙來揩着地板。嘴裏還一個勁兒嘟囔着。等到在地上撐着手，把屁股安頓到鋪好四張草紙的地方，嗓子就放大起來。臉子仰得幾乎跟車頂平行，下嘴突出了半寸長，像對那個站警發脾氣似地把視線往車門邊溜過來。

「真該死！出了錢坐這種火車……哼，辦鐵路——辦來辦去叫人家坐貨車！中國人做事最不講目的！最不講公德！真可惡……祇要賺錢……祇要賺錢……目的呢——一點不管……哼……」

這裏他擡起了屁股，扭歪了身子往後面瞧瞧，瞧了沒有，又坐了下去。

車頭嘶嘶地叫了起來。接着空隆一聲響，這灰色東西就震了一下。可是還沒有開。

計三鑽子鼻孔裏也響了一聲：又像是冷笑，又像是歎氣。一雙細緻的腿子伸得長長的，竟把脚尖擱到了那個灰包袱上面。過會兒又嫌不舒服似地聳動一下屁股，嘴角上皺紋扯了幾下罵了一句什麼，於是帶着九成鼻音大聲說：

「喂，這包袱是不是你們的？」

並不等回答——他就用腳把包袱撥過來：

「借給我坐一坐。」

紅鼻子趕緊把包袱移開，一面不大順嘴地——

「這個……這個……呃，這裏面有一本黃曆的。」

那個想不到他會碰這種人這麼一個釘子。臉上熱了一陣，瞪了對方一眼，咕噥了一句「蠢傢伙！」

站在對面的紅鼻子分辯着。嘴唇翻呀翻的，露出那口大板牙：看來要跟人打架的樣

子。可是尖臉在他肘上打了一下，不耐煩地皺着眉

「五哥，別說了，五哥！」

站警沒插嘴，祇緊瞧着計三鑽子。等別人停了口，他就用種很周到的勁兒叫他兩個親戚坐下來，別讓這涼快點的地方給別人佔了去。

於是尖臉騙了下來，拿左肘枕着後腦。紅鼻子靠門邊坐着：不敢伸直腿子，就曲着拿兩手抱着膝頭。他們輕鬆地透了一口氣。並且故意要表示自己的舒坦似的，拿水瓶裏的茶倒出來喝着：呷一口啞啞嘴，彷彿在喝雞湯。

計三鑽子瞧瞧這個的嘴，又瞧瞧那個的嘴。用手絹揩揩額頭，嘔了一口氣。

「嘿，沒有帶水瓶，」一個人嘟囔着。「真該死！那個料得到會要坐貨車……！」

他打開藤包找什麼，一會又發恨地蓋了蓋。手裏還是祇有一塊手絹。

這麼過了兩三分鐘，他舐舐嘴唇，到底忍不住又要跟那兩個人打交道了。可是還帶着十足的鼻音。臉子仰得高高的，下唇像掉下來似地盪着動着：

的——突突！突突！好像鐵鏟打着鍋子響。

計三鑽子皺着眉，往站警這面轉過臉來，彷彿這列車是他包定了神氣：

「到底什麼時候開車呀，喂？」

立刻他又轉過臉去，似乎並不要聽別人的回答。用手絹揮揮身上，嘴唇一開一合儘在說什麼。有時候瞟那兩個一眼，好像要叫對方知道他看不起的正是他們倆。

車剛要開，他老先生忽然高興了一下，眼巴巴地釘着月臺。

原來又是一個來搭貨車的：看來跟他差不多是同樣身份的脚色。有點灰白鬍子，頭上禿了頂。還帶了個跟班，提着一口皮箱。

眼珠子老跟着新來客人轉動，計三爺一面舐舐嘴唇，打算等別人一坐定就攀談。大概那兩個鄉下老粗還不知道他姓計的是個什麼來頭，他得借此介紹一下自己——叫別人嚇一跳。他還預備結結實實把現在的泥腿牛開銷一頓。那位鬍子先生大概會了解他的：他希望那一位對手跟他一樣，也是個靠天喫飯的爺們。不過頂好是——地位比他

稍爲低一點的，

於是他像碰見了一個親人似的，竟忍不住微笑了一下。接着他忽然把頸子伸長起來，眼珠往別處轉了幾轉。

「這個什麼人呢？」他想。他覺得這臉子很熟，可想不起是誰。

車子開動了。兩個鄉下老跟站警互相說了許多吉利的話：顯見得他倆是不大出門的。

空隆一陣響，車子猛的往前推動了一下，鬍子先生差點兒沒蹣倒，可給旁邊的尖臉一把扶住了。那禿腦頂點了點，笑一下表示謝意，然後很隨便地坐下，就帶着十分隨和的樣子跟紅鼻子他們談起來。

那個跟班呢——看來似乎十天十晚沒睡覺，一上車就坐到角落裏打起盹來了。

誰也沒理會他計三鑽子。

他要弄出點響聲叫別人注意他。他咳了一下。他打個呵欠。他很用力地啞啞嘴。可是

這些都給埋到了空隆空隆的吵聲裏。

「哼！」他用鼻孔說。

這麼着他又來了原先的派頭——把臉孔沒命地仰着。他決計要做出付滿不在乎的舒坦的樣子，就把腿子伸了出去；右脚踏到了那個包袱上，左腳挨近了鬍子先生的褲子。

這禿頂的老頭兒到底是誰呢？

計三爺見過的世面太大——誰記得這麼多！

撈了撈袖子，把自己突出的下唇抹了一下，肚子裏可惡意地推測着對方——叫自己痛快一會兒。

嗯，那傢伙準是從小就當花花公子的，所以要打家裏帶個把長工出來當跟班——擺擺架子。現在家產大概給他浪光了，要不然他怎麼不穿得亮潑點兒，祇着上這麼一件陰丹士林長衫，既然他那麼愛撐場面？

「真該死！」他冷笑着。「這種傢伙就祇有個空殼子，一點範圍也沒有！」

輕鬆地噓了一口氣，他兩條腿子伸得更遠了些。

那位灰白鬍子的花花公子瞅了他一眼。可是什麼也沒說，祇拍拍褲子上的泥。

車子開得快了點兒，鐵門口兜進了一陣一陣的風。煤煙灰也往裏面捲，撲得人滿臉滿身都是小黑點子。機器的沒命地響着，叫耳朵都脹疼起來。車箱簸得坐不住，那幾位客人的腦袋就浪似地盪着。打着盹的那個跟班老是不留神把額頭撞到了鐵板上，張開眼睛矜持了會兒，又掛下了眼皮讓腦袋碰上去。

大概是由於震動還不知道是怎麼，計三鑽子的左脚又觸到了那鬍子的褲腿上，弄得

髒了一大塊。

這回花花公子可忍不住叫了起來：車子空隆隆空隆隆的太吵，就不得不把聲音提高，倒想不到他有大花臉那麼粗的嗓子：

「這位先生，喂！請你的脚移開點兒行不行？對不起，喂，先生！」

那位先生綑着臉，嘴動了幾動——誰也聽不出他說什麼，左脚挺勉強地縮了點兒，脚尖翹了起來。

「什麼傢伙，哼！」

不服氣地這麼咕嚕了一句，就很很地一下子——把左脚歸併到右脚那里，於是這一對東西整個兒踏在包袱上。視線浮過自己的額骨往對方拋去：他準備別人跟他發作一下，那他就得使點兒權力給他們看看。譬如說——一到馬坡就叫民團逮起他們來：這是一點都不費力的事，尤其是對那兩個鄉下蠢傢伙。

紅鼻子瞧瞧計三鑽子又瞧瞧鬍子。他試着要拿開他們的包袱，可是祇用手去輕輕撥了一下，彷彿有點不好意思。末了他嚙了口唾涎，正式要求那雙腳的主人：

「老爺，請你老人家……請你老人家……這里有一本黃曆的。」

那個沒理會。

「呃呃，老爺，包袱踹不得的。」

接着把這話說了三遍。

「啊？」那位老爺這才知道有人跟他打交道，皺着眉。

「這裏面有一本黃曆。」

「什麼？」

可是那事不干己的鬍子插嘴了：

「你這位先生——不明明是欺侮鄉下人麼……出門人大家客氣一點……」

他顯然發了脾氣，連禿頂都發了紅。

計三鑽子跳了起來，額子伸得挺硬，眼睛瞪得大大的：

「你貴姓？」

鬍子抗聲說：

「陳——耳東陳陳季漁！」

陳季漁——這名字竟像一把槌子似的，叫計三爺額子短了兩寸多，軟軟的再也挺

不起來。

真該死，竟記不起他就是陳季漁！怎麼這麼粗心！把這麼一位人物得罪了別人！在民國元年時候就是將軍府的將軍，以後就專門辦賑務，黎大總統還頒給他過一塊金字匾哩。

「鬼摸了腦頂！」計三鑽子九死一生地埋怨自己。「真該殺，真該死！怎麼猜他是個敗家子呢！……少說說他家裏也有兩百多萬！」

祇是這位將軍待人不講情面，什麼話都當面開銷。那年大水，到馬坡放賑，他計三鑽子在中間撈了點兒，這姓陳的就一定要拿辦他：要不是地方上的大紳士討保還吐出了那二百來塊花邊，那他準得坐十年班房。

於是他全身都縮了起來。皮膚上像有什麼熱東西在刺着。手呀腳的都沒地方擺，並且覺得牠們在那里抽搐；彷彿牠們很不願意留在他身上。

兩個鄉下人互相瞧一眼，那尖臉還狡猾地閃了一下笑容。然後這四隻眼珠又溜到

了陳季漁臉上：瞧來他們已經看出了這是怎麼回事。

計三鑽子的眼睛可祇釘着他那個藤包，同時又不放心地要偷看鬍子一眼。

兩雙視線一碰到了一塊兒，他手脚忽然感到一陣麻。

那位陳將軍趁此就攝住了他不肯放鬆，用種巡捕問小偷的口氣請教他貴姓。剃光了的下巴還那麼翹一下，嘴角旁邊帶着叫人捉摸不定的微笑。

對面的一個扭了一下身子：似乎要站起來的樣子，可又不好意思。他熱着臉喫力地報了姓名，偷偷地歎了一口氣。他希望別人是個聾子，可是同時又希望別人聽明白了他的——免得再說第二遍。

「啊？」陳季漁學着他剛才對付紅鼻子的那付勁兒，皺着眉毛。

這時候他彷彿還看見尖臉鬼頭鬼腦在紅鼻子肘上碰了一下。

計三鑽子打了個寒噤：大概那個已經聽明白他是馬坡的計三爺了，竟把身子往他移近了些。

「哦，你就是計……計那個。難怪你們這種人凌辱鄉民是凌辱慣了的！」

聲音提得很高，似乎打算要叫車頭上的司機都聽得見。嘴裏噴出了些唾沫星子，就拿手抹抹鬍子。

尖臉跟紅鼻子好像忍不住笑地掉過腦袋去，還嘖嘖咕咕搗着鬼，一面用了要看看把戲似的臉色瞞計三鑽子一眼。那個紅鼻子把嘴唇翻得更開，彷彿還滴了一滴唾涎。尖臉不停地震着眼睛：叫人摸不定他到底是在裝鬼臉，還是假正經。一等陳季漁開了口，他們馬上就閉了嘴，瞧着別處想什麼似的——其實是在用心聽着。

計三鑽子臉發了青，咬着牙不言語。

那位留着灰白鬍子的將軍越說越激動，齊鬍子到腦頂都發了紅。瞪着眼死釘住對手沒轉動過，聲音粗得震耳朵。末了他乾脆伸出個食指來指着別人的臉，發脾氣地嚷着，活像在那里唱文明戲。

「你老兄的功績我都記得！」一些唾沫星子直往對面的臉上冒着。「人家賑災——」

你也要揩油中國就糟在你這種人手裏你簡直的是——簡直是——敗壞我的名譽！而那回我覺察了……我真不明白你這種人是何居心總有一天——總有一天——嗯，國法人情都容不得你這種人看罷！」

這里他抽空看了兩個鄉下人一眼。

他的跟班嚇了一跳，張一張眼睛。可是這種事他看慣了的，就又低着腦袋——一栽地打他的盹了。

陳季漁一點也沒歇手的意思：索性把屁股坐正些，似乎這才正式開始。鼻子上的皺紋扭在了一堆，說一句——身子用勁抖動一下。右手食指幾乎觸到了對方臉上，那張淌着汗水的青臉就癱攣地扯着抽着，眼皮像在抵禦什麼似地震着。

「你們這些人！他叫：你們仗着自己有錢有勢，把地方上的事弄得不可收拾。……祇要你們有錢賺，就不顧人家死活——甚而至於賑災的時候也要揩油……」

這里他拍一下自己大腿，睜大了眼睛對在座的人說：——

「這種害羣之馬——要不嚴辦一下，什麼事都會弄糟的！」

他瞧瞧四面，像要取得聽衆的同意。

可是尖臉躺着閉上了眼睛。紅鼻子在掀開襪子搔腳後跟。準是人家說得太多，祇當做是爺兒們起鬨，就引不起什麼興味了。

陣將軍有點覺得掃興。他把視線又注在計三鑽子臉上，嗓子沒剛才那麼有勁了：

「我懊悔我那回沒有辦你！今晚我到周廟鎮耽擱一晚，明天就到馬坡來：要是你態復萌，那我就不客氣，那我就……我就……聽見沒有，聽見沒有……」

瞟了兩個鄉下人一下：跟紅鼻子的眼睛對了一會兒。接着用力地回過臉去，聲音又放得很粗，咆哮着：

「聽見沒有說呀！——聽見沒有！」

計三鑽子喘着氣，哆索着嘴角陪着笑，裝着沒聽見似的臉色，用種很願意受教的客氣勁兒問道：

「你老人家是——」

那個又嚷了一遍，然後使勁捶着自己的大腿，竟罵起街來：

「混蛋簡直的是混蛋！」

對方咬着牙，發白的咀嚼筋動呀動的。嘴角上可還挺喫力地掛着那一絲笑容，聲音打着顫：

「你老人家怎麼動這大的氣罵人呢……」

「罵你——你這混蛋！混蛋！連放賑的時候都要揩油！混蛋！」

姓計的喘定了會兒，低聲下氣地小聲兒說：

「辦賑務揩油的不止我一個，我不過是……」

這一下子——彷彿陳季漁肚子有個炸彈爆裂了似的，他猛地蹦了起來，袖子撈到了肘灣上，連膀子都發了紫。他往前面逼緊一步，看來要跟別人拚命的樣子，憤怒得下氣不接上氣：

「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你指出那個人來！你指出那個人來……混蛋……你說誰！你說誰……你！你！……混蛋！混蛋……指出來……」

計三鑽子指尖發冷，小褂褲上全透着汗水，他用種很關切的口吻請人別生氣，一面顫着嘴唇結里結巴分辯着：他剛才並沒指誰，祇是想來一個地方上總有幾個這樣的人。爲了要叫別人更加放心點兒，他還加上了一句聲明：

「我不過是說——是說——馬坡這個小地方的事……」

「嗯！」陳季漁累了似地噓口長氣。「假如有——我是要查的！」

接着又扳起臉來開教訓：那些話都是背熟書那麼流利地瀉出來的：

「辦公益不比別的事，何況是賑務……寧可自己刻苦，這種錢可一點也不能揩油。一個人可以喪盡天良麼，我問你……你摸摸心坎想想看，你……」

那兩個鄉下老可睡着了。

計三鑽子祇是縮着全身，給割下了一塊肉似地皺着臉。

一直到了周廟鎮，那位將軍才住了嘴。瞧來他怒氣還沒消，煩躁地推醒了他的跟班，他又忿忿地警告計三鑽子：

「你留神！你假如再說那些捕風捉影的話——那我就客氣，我就——我就——」

車子祇停了三分鐘，就疲倦地叫了一聲，空隆一下往前面拖起步子來。再過九分鐘就得到馬坡了。

計三鑽子咬着牙，塗着紅絲的眼睛瞪着車門。這麼過了好一會兒，他忽然瘋了似地叫了起來，聲音發了嘎，手呀腳的都亂幌着。

「什麼傢伙……你兩百多萬的家財從那里來的！真畜牲……老子怕了你！——你——畜牲！總有一天我要……這包袱是誰的！」

他脚絆着了那個灰色包袱，於是很命地把牠一踢。

兩個鄉下人喫了一大驚，慌張地擡起臉來。

那位馬坡的大脚色衝到了他們跟前，兩個拳頭在空中甩着，叫得連臉都漲紫了。「儘看着我做什麼！——要同我打架是不是……蠢傢伙！豬都不如的東西……」他脾氣發得過了火，竟踢了尖臉一下：因為他的是一付八字脚，觸到別人肉上就祇脚的裏側的一面。

「踢人？」尖臉閃電似地震着眼睛。

「踢了你，怎樣……你們剛才笑什麼擠眉弄眼的搗什麼鬼！真該殺！你們是土匪！畜牲……！」

尖臉爬了起來。紅鼻子手抓着拳，咬着牙彷彿要喫人。他們兩張嘴同時動着，跟車子的響聲混成了一片：簡直不知道在嚷些什麼。

計三鑽子退了一步，掛下了下唇，瞟着眼睛打量他們一下。於是又往後面移動了一步，挨到自己那個藤包跟前。

「畜牲！」他咬着牙，用了種挺有把握的聲調。「到了站非抓起你們來不可！」

別人可沒聽見，祇翻翻眼皮，嘩啦嘩啦沒住嘴。尖臉揚着手，幌着腦袋——又像是對計三鑽子說話，又像是跟紅鼻子說話。紅鼻子捧起包袱來揮着，說了幾句就得停一停，嚙一口唾涎。

可是車子越走越慢了，拖不動似地漸漸停下來，還嘶嘶地抽着氣。

那小車站的煤屑月臺滑到車了門旁邊。

計三鑽子遲疑一下，讓那兩個先下了車。他打不定主意要怎麼對付：要是真的把他們抓到民團裏去——可會有麻煩惹出來的。他咬着嘴唇，一面拿出藤包裏的夾袍穿上身。

「混蛋！」他咬着牙叫。

他跟着他們出了站，輕輕踏着步子。突然他把藤箱交給了左手，用種跟他身份

很不相稱的姿勢跑了上去，伸出右手在那尖臉上打了個嘴巴——劈！接着趕緊退了四五步，仰起臉來瞧瞧路上的人，嘎聲嚷着：

「你兩個畜牲土匪連豬都不如的蠢傢伙……」

沒瞧一瞧對手有什麼反響——就抽起柴根似的腿子走開了。這才透了一口長氣：覺得輕鬆了點兒。於是又用了平素那種雍容大度的步子踏起來，那件淺藍色的線春夾袍往兩邊幌着，在太陽下面閃着光。

蛇太爺的失敗

—

十來隻腳在這條灣灣扭扭的路上踏起黃土來。這歪頭孔腦的地上掠着這些人影兒——很快地變着樣子：一會兒很長，一會兒忽然縮短了許多，接着馬上又伸得挺直。

他們步子沒往日那麼起勁。有幾個捲到膝踝上的褲腳掉了下去——也忘了給撈起來。說話的聲音像給什麼重東西壓住了似的。

「賑米再不來的話——你跟我都會跟劉三鬍子上路！」

「唉，劉三鬍子！——有人打了個寒噤。」

「福生你看見沒，劉三鬍子那個——？」

那個福生顫着嗓子低聲說了句什麼抽極似地點點頭

接着大家緊緊閉着嘴。嘴唇有點發白。

「他那付骨頭……」

於是有誰哆嗦着嘆了口長氣。

劉三鬍子孤孤單單活到七十歲，昨天晚上竟餓死了。這是地方上從沒碰見過的事。他們閉了會兒嘴。祇有零亂的步子響。劉三鬍子那個尸身又分明地顯到了眼前，他們胸脯上就覺得有誰拿汗巾揩緊了似的。

那尸身挺在稻草堆上，灰色的眼睛半閉着。顴骨跟下巴骨沒命地突出來，腮巴子陷得像一個小飯碗。鎖骨彷彿兩根柴棍似的橫在肩膀前面，上面也窩成兩個大洞。骨盤顯得格外大。膝蓋像杉樹節疤那麼隆出了一塊。

有幾個娘們瞧見了就喫了一嚇地叫了起來，哭着跑了開去。

一些男子漢祇睜着眼盯住那付骨頭架，手心裏淌着冷汗。

劉三鬍子那麼一個窮快活的老頭，可是現在活活餓死了。身上祇蒙了一層臘肉似的皮——還隱隱透着青色；緊緊地黏在骨頭上，似乎連用小刀子都剔不起來。

那片灰色嘴唇還張開一小半，露出一粒焦黃的牙齒；彷彿想要別人拿山芋湯去餵他……

他們覺得他們就會要輪到的，如今是——看罷！不過——

「蛇太爺總該有點法子吧：他老人家總不會看着我們捺緊肚子咽門板。」
福生嚥了一口氣，那張大臉拉長了許多。手掌在突出的額頭上擦了一把。他微微側過臉去吞吞吐吐說着他的意思是——誰也說不定。

別人瞅了他一眼。

他像知道自己做錯了事似地閉住嘴。他鼻尖上冒了幾粒汗顆子，半張着嘴在吸氣。隨後他彷彿要給自己解釋，話可是結里結巴的：

「蛇太爺向省裏請賑，請了——請了——嘖，你看！——旬把旬日子還沒個音訊。我

們……我們……蛇太爺自然不會虧待人的——我曉得。」

這幾句話似乎說得挺吃力，黑黃色的腮巴上有點發紅。接着他把紮在腰上的汗巾解下搭到肩頭，那件黑棉背心就往兩邊幌。

誰也沒答腔。眼對着前面那些莊屋，脚步子加快起來。

樹上的烏鴉吃驚地飛了開去，一些葉子就一抖，索索地掉下了好幾片。兩三隻狗迎着福生他們叫着，可不怎麼有勁。這些畜生比以前瘦得多——露出一條條肋子骨，毛色也不那麼有光澤了。

他們並不停住步子：祇一面走一面喊出屋子裏的人來。四五張嘴一齊張開，一齊噴着唾沫星，誰也聽不明白他們說些什麼。祇有一個粗嗓子頂響亮，不過聲音有點打顫：「聽就知道這是那個答帶把公！」

「來呀，人地方上有了餓死的！我們去問問奉三阿公他們——要打主意呀！」

「劉三鬍子餓死了，我們如今——」

「民老弟！民老弟！」

那個民老弟正往這兒奔；其實不用說他就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他兩手全是土，緊抓着把落花生似的東西——在他手裏不耐煩地幌着，沾着的黃土往地下掉。

他後面跟着民弟嫂：喘着氣，額頭上淌着汗。睜大眼睛瞧了他一會，忽然張開那兩片泛白的嘴唇，怪不相稱地尖叫起來：

「去呀去呀！把山芋給我！」

民老弟手裏的真是山芋，不過結得祇有落花生那麼大。他那六七歲的兒子老釘着這把東西沒放鬆，金黃的臉上畫着青筋。一趁別人沒瞧見的時候，這小鬼就伸個食指在泥山芋上抹一把，又戳到嘴裏去，然後偷偷地瞧別人一轉——看有誰發見了這樁事沒有。

「看——落花生樣的山芋頂多熬得兩天吧！」

「走呀走呀，柴十三去問問奉三阿公的主意看！」

「喂喂喂昌牙子」

到了奉三阿公那里，他們這隊伍已經有了二十來個人。

於是許多男男女女都擁成一個大圈，幌着土黃色的臉子。

在月塘裏揀蘿蔔菜的娘兒們也豎起頸子往這面看着。塘裏的水乾得沒剩一點，大家就在這灰色的塘泥底裏種了些蘿蔔：菜葉總算發了青，可是給蟲咬得一個個的洞，乾巴巴的撐不起一點勁。

「嘖，連肥塘泥都結不出貨來：蘿蔔祇有鐮刀靶大。看怎麼過罷！要像劉三鬍子那樣倒也……！」

不過她們還捨不得丟掉手裏的工作：她們小小心心揀掉那些瘦得不成形的菜葉，這麼弄稀點兒好讓蘿蔔長得結實些。一面不時側起腦袋來——聽聽這邊他們跟奉三阿公怎麼談。

奉三阿公是個高個兒，鬍子頭髮成了灰色，眉毛老是皺得緊緊的。眼睛彷彿給太陽

刺得不大睜得開。

「我曉得我曉得，地方上餓死了人。不過我們到底不比劉三鬚子。天無絕人之路：蛇太爺請賑還怕請不來呀——他老人家還是旅長吶。」

「等呀，是呀。怎麼十多天沒有影子呢？」

福生眼對着菩帶把公，一面說話一面臉上打着皺，好像求他什麼事的樣子。

「等到賑米來的時候——我們或者不曉得怎樣了」

大家瞅了福生一眼。大家打了個寒噤。

「你看罷，逃荒都沒處逃：就這樣！」

於是一個女人壓着嗓子叫起來：

「聚林那裏連柳樹皮都剝光了……」

「這不是路！奉三阿公你老人家曉得：秋乾接夏乾，山芋也結得祇有眼屎大，返了冬，

蘿蔔又——哪，大家看見的。」

民老弟插了進來，放低着聲音：

「這些東西呀——我們頂多熬得兩天吧，你講是不是這樣每天吊着一口氣……劫數，劫數！劉三鬍子倒比你跟我乾淨些！」

「莫講這個話，莫講這個話！」奉三阿公熬着痛似的臉色，乾橘皮樣的手輕輕擺動了幾下。「你們年紀青青的……」

「光着眼睛打餓肚——年青力強的也會死的呀，阿公！」

奉三阿公腮巴子抽動了一下：

「噴，你真是！」

停停又——

「昨日子蛇太爺不是親口對我們講過的啊？——省裏賑米就會來的。蛇太爺不會白眼睛翻翻看着人家餓死的，真的賑米落了空——他老人家總要……」

「是囉是囉，賑米——不錯，不過遠水救不得近火，你跟我如今是——唉，還不曉得

什麼下場哩！」

「嘖，你們年青青的就說下場！」

奉三阿公怕他們亂談了就真的會碰到不吉利的事，埋怨地嘟囔着。二三十雙眼睛都釘到了他臉上。他拿手背抹抹額上的汗，嘴唇又一開一合的——可沒說出聲音來。

沉默。

福生把眼睛偷偷地掃大家一轉，小聲兒自言自語着：

「年歲荒到這樣……哼，看罷，還等什麼呢，讓劉三鬍子帶我們上路……」

所有的眼睛都釘到了他身上。

他忽然像做了虧心事似的臉子發燙起來。

別人或者也有福生那樣的感覺，可是誰都不敢開口，一面努力叫自己別想到這些不吉利的事上去。救星總是有。

奉三阿公身子一震，土色的臉有點發紅，眼睛也睜大了些：

「什麼，你還怕賑米落空啊？蛇太爺……」

「哼！」

大家閉住嘴，連出氣也不叫放出點聲音。瞧一眼那個老頭，又把視線回到福生臉上。接着老頭歎了一口氣，他覺得年歲一荒，人心變壞了，連福生都不識好人。於是他費力地往前跨了一步，放軟了嗓子對那年青夥子開導起來，聲音有點發抖。

「我也跟你一樣打餓肚啊！這年歲哪個肚子裏有貨？不過講話應該憑憑心的。蛇太爺待我們的好處是……唉，頭上三尺有神明，講話真要小心吶，福生！去年你們老母親生鬼病——要沒有蛇太爺……」

「是啊！」民老弟叫，看福生一眼。「是啊，是啊！」

這件事大家都記得：那回福生並沒開口，蛇太爺就自動地借錢給他——沒押頭，也不談起利息。並且還親自到福生家裏去過兩次，看老太婆的病，叫她老人家寬心。

蛇太爺的好處大家都沾到過的。蛇太爺還辦了個農民借貸處，周濟大家，利錢祇要

一分五。有時候還低些。福生那回就這麼着。還錢的時候算做一分五的利，可是蛇太爺祇肯收他——一分二！於是福生感激得哭起來，跪在蛇太爺跟前磕了一個頭……

「唉，」奉三阿公長長地歎了一口氣。「我們真不好怎麼報答他老人家！他老人家爲了我們真是——唉，他老人家招了史六刮肉他們的怨，不是爲了你跟我啊！」

借貸處的利錢要得這麼輕，史六刮肉的印子錢沒人借，就恨死了蛇太爺。這還是爲了他們。

福生鼻尖有點酸疼，沒命地震着眼睛。他視線移下到自己腳上，手伸下去把掉到腳邊的褲腿捲到膝踝上來。

「我講的，我講的。」民老弟側着臉對着福生。「蛇太爺總有主意的。他老人家怎麼會看着我們餓死！」

「地方上哪樁事不虧得有蛇太爺？要沒有他老人家——你跟我如今還不曉得是死是活啊！」

有誰歎了幾口氣

要是連蛇太爺都靠不大住，那他們就簡直不知道要怎麼過日子。從前他們喫亂兵的苦，給民團榨着錢——那些「油渣副爺」祇會到老百姓家裏搶雞牽牛的，一瞧見土匪就得溜。自從蛇太爺一來辦團練，這裏就沒了土匪亂兵影子。團丁沒有騷擾老百姓的事，連買東西也不許賒賬。

於是他們腦子裏都浮起了蛇太爺那肥胖身子，和和氣氣的臉子。於是他們那一直提綳得緊緊的胸脯——暫時可鬆了點兒；像趕了百來里山路，現在可能夠坐在石頭上憩一會。

民老弟小聲兒噓了口長氣，眼睛垂下了會兒，又瞧到奉三阿公臉上去。

他和這幾個年青夥子並不像奉三阿公那麼——把蛇太爺當做佛菩薩看。可是他拚命叫自己去相信那老頭的話，讓自己安安心。現在祇有蛇太爺那里還有一條活路：蛇太爺那號倉裏都滿滿地屯着谷子。蛇太爺決不會筒着袖子滿不在乎地看他們大家活

餓死的——憑他老人家平素的爲人。

蛇太爺不許過路軍隊向老百姓捐錢。就是縣太爺想要徵耕牛稅——蛇太爺也不准。蛇太爺還常來找他們問他們的苦處。

他老人家是這麼一個人——要像福生說的靠不住的話，大家就祇能跟劉三鬍子那麼挺在草堆上了。

福生舐舐嘴唇，結里結巴告訴別人：他的意思祇是怕賑米來得太遲，他們也許喫不到賑米就已經……

可是答帶把公揚揚手，用粗聲音提醒大家：蛇太爺有的是谷子，有的是一付菩薩心腸，還是再去求他老人家看。

「再去請他老人家開倉啊？」民老弟像問什麼秘密似地放低聲音。

「另外還有什麼路呢，如今？」

還是那個老主意：大家向蛇太爺攤借一點谷子，等省裏賑米一到就還他老人家。昨

天他們也去求過的，蛇太爺好像慈悲得要掉眼淚的臉色，親親熱熱地叫他們等一兩天再說，別這麼白着急。

「難道你們怕我叫你們上當啊？」

今天可又要去找他。於是三十來個腦袋都幌動起來。

奉三阿公隱隱覺得這些年青夥子都有點信不過蛇太爺的樣子，就用眼睛掃了他們一轉。嘴一張——可又沒說什麼。把視線移到了地下，眼皮震幾震，輕輕地噓口長氣。

「好吧，實在要去就再去一趟罷。」

一見到了蛇太爺——奉三阿公忽然有點慚愧似的，臉上燙燙的，不大說得出話。這一趟似乎是胡鬧：年青人總愛翻翻花樣的。可是他這麼個老頭也混在裏面跟他們鬧。

「他們信不過蛇太爺，噴，咳！」

他掄起眼珠掃同伴們一轉，又偷看蛇太爺一眼。

蛇太爺當然喫了一驚。他瞧瞧這個瞧瞧那個，嘴角上喫力地微笑着：

「怎麼又來了？」

大家不言語，瞧瞧奉三阿公。奉三阿公也瞧瞧他們，用手背抹抹臉上的汗。接着就咳清了嗓子，對蛇太爺彎着腰，舌子打着結，老半天才說明白一面老瞧着蛇太爺那張鮮紅的嘴，把抹過汗的那隻手在衣襟上擦着。

還是那句老話！

蛇太爺把那張白胖胖的臉皺了起來：彷彿喫得太飽，別人還在他面前放了一碗肥肉勉強他喫似的。眼睛給圓厚的眼泡皮擠成了一線，眼角那里的皺紋一直拉長到太陽上下巴肉一共有三層，邊說話邊顫動着。

「嗯，你們當我哄你們麼？我說過的呀！賑米天把天內就會來的。」

於是打左手袖子裏掏出一塊光光燙燙的手絹來，趴住鼻子，吐的一聲。他老人家老是把鼻涕擤在乾淨手絹裏的。手絹一拿開，臉上表情就變了樣子：眼睛下面堆起一層肉來，鼻邊兩條皺紋把兩個嘴角拉住，往下彎着點兒。

「地方上餓到這個樣子，難道我就不管，嚙？我是着急沒用處；我有我的辦法，嗯！我有把握……」

蛇太爺眼睛在那些人臉上掃一圈，肚子裏說：

「看樣子——這些傢伙不大穩當！」

這些人可七嘴八舌說了起來，苦着臉像在求救；聲音給壓得很小，似乎報告一些秘密。他們怎麼也熬不下去了：今年比往年還糟得厲害——竟活活地餓死了人……

一提到劉三鬍子他們心就往下面一沉。說話的聲音打起顫來有幾個用冰冷的手去抹抹臉。

福生嗓子比誰都放得低，像祇是說給他同伴們聽的。那條汗巾已經紮到腰上；他覺得這麼着有禮貌些。他左手插在汗巾跟肚子的中間，臉側着對着民老弟，告訴別人——這幾晚他心慌得厲害；怕他老娘會有劉三鬍子那麼一天。

「她老人家曉得劉三鬍子餓死，就怕……怕……」

眼睛霎幾霎沒往下說。

接着來了答帶把公的粗嗓子：聲音給壓得很低，聽來就有點含糊：

「如今連倉門板都洗了兩三回——一點谷子味也沒得了。●這樣熬下去……」
奉三阿公不大開口，誰說話就瞧瞧誰，然後把眼睛轉到蛇太爺臉上：好像要看看那位大老官打了什麼主意，又像是怕他老人家聽了這些話會見怪。祇要他覺得同伴裏有了點冒犯東家的意思，他馬上就把腰伸一下想解釋幾句。可是作勢了好一會還是想不出怎麼說，別人就又岔了開去。

那位大人物可挺耐煩地聽着。他並不預備插嘴，像他從前當旅長時候聽下屬報告什麼似的。鼻孔裏輕輕應着，還時不時歎一口氣，於是又從從容容打左手袖子裏掏出那塊手絹來。有時候還回過臉去瞅後面幾眼。

後面廳門口站着那位舅太爺，托着個水烟袋往這邊瞧着。當家的苗大先生挨緊在他旁邊，比他矮半個腦袋。

奉三阿公兩腳站正了些，似乎準備跟那兩個打招呼。那倆可祇繃着臉冷冷地瞧着這邊，嘴動動說幾句什麼。苗大先生身子那麼一幌，舅太爺手裏那紙楣的一縷煙——就一下子給盪散了。

他們閉了會兒嘴。祇有短促的出氣聲音。

有誰把腳動了一下，張嘴要說話，奉三阿公就馬上側過臉來不放心地瞧着他。可是那傢伙才吐了一個音，蛇太爺就開起口來，一面擺擺手叫別人閉嘴，手上那個金戒指在閃亮。

「唉，我曉得的，我曉得的：你們是……」

這里他老人家用鼻孔咳了一聲，就叫他們別慌：省裏的賑米——頂多祇要三天。民老弟不由自主地叫起來：

「要三天！」

接着覺醒自己做錯了什麼似的把顎子縮了一縮。

蛇太爺用力地瞟了他一眼。

「哼！」

他們雖然覺得民老弟說錯了話，可是他們也跟民老弟一樣——認爲這三天很難熬過。他們巴望再快點兒。他們想請蛇太爺去看看這些人家：真的，唉，一天好像比六十年還長哩。他們一面吐出這個意思，一面瞧瞧奉三阿公，似乎問這老頭他們說的這些話有沒有開罪大人物的地方。

那位大人物皺了皺眉，接着嘴角上閃一下微笑：

「但是賑米一下子是籌不到的……唔，好罷：我再催。大概明天下半年可以運到，唔。你們的苦處——唉，我真是……如今你們聽訊好了，難道我……嚶？」

可是他們還不走。他們簡直釘定了蛇太爺：

「要是明天還不來的話……」

「說的是明天傍晚！」

「是，明天傍晚。要是還不運來，那我們——我們祇好又到你老人家這裡來請示你

老人家……」

幾十雙眼睛都閃着亮，瞧着蛇太爺。他們都閉住了嘴，連呼吸也小心着不叫有大聲音——可是還很響，跟着一揪一揪的鼻孔很急促地一聲接一聲，像傷了風似的。

祇要蛇太爺稍爲動一動，他們就全身一震。他們大家都在一條狹路上擠着——一邊是活，一邊是死。蛇太爺祇要隨隨便便一哼，再不然嘴巴皮稍爲動一下，就能夠決定了他們的死活。他們的腳像釘死了似的沒想去移開一點，靜靜靜地等那位救命王菩薩開口。五臟六腑都似乎給抓得緊緊的，急着等他老人家來鬆開。這一會兒比哪一天的挨餓還難受。於是有幾個像禱告似地在肚子裏嘟囔着一些話。他們拚命叫自己相信那位大老官會打救他們。這麼一位好人——就是點了香燭去磕頭，也不能算是折磨了他老人家的，唉！

蛇太爺咬着牙，白裏泛紅的腮巴邊堆起一塊肉來：

「嗯，這樣罷。賑米再等不來——我就開倉罷！」

一下子——那些腦袋都鬆動起來了。發光的眼睛睜大着互相瞧瞧。

奉三阿公眼睛邊打起許多皺紋，看看他的同伴又看看蛇太爺，嘴唇顫動着。他似乎覺得這回蛇太爺捨己救人，犧牲太大了些，有點過意不去。兩隻手在衣襟上擦着。老實想要一把撲過去跪着。可是同時又覺得這是早就料到了的事。他老人家倉庫裏屯着這多谷子——那是應當救救大家的。於是他雲雲眼睛，歎了一口氣。

許多嘴在一開一合。可是找不到一句適當的話：要對蛇太爺表示感激——什麼字眼都不夠用的。他們祇小聲嘟囔着。有幾個還打算叫自己堂客吃長齋，替這位活菩薩添壽。結果他們什麼都沒說出來，彷彿認爲蛇太爺也像神明一樣：他們祇要心裏想想，他老人家就知道他們的意思的。

福生連眼眶都發紅了。他用手抹抹眼睛，念佛似地說着——

「唉，蛇太爺，蛇太爺！……」

那位蛇太爺可還咬着牙臉上的紅色褪了點兒他發了一陣暈把一隻手撐到桌沿上。兩腳還是沒動，一直等他們那些人響着雜亂的步子退去。

他們那些人一面出去一面還低聲嘟囔着。有幾個到了門口回頭看看蛇太爺，有點捨不得走似的。

二

蛇太爺一擺一擺地走到上房裏的時候，牙齒還沒放鬆，咬得這麼久——咀嚼筋都有點發酸。

舅太爺老托着他那水烟袋，不管抽不抽，那紙楣可老是點着火。他肚子緊緊貼在桌沿上，似乎在熬着肚子疼。

這屋子裏什麼都跟往日一樣。太太在逗着少爺，把那張腫臉偎到孩子的額子邊，她臉子跟舅太爺一點也不像。姨太太也還是低着腦袋做她的扣子，彷彿不知道有人進來。

似的。她在太太的管教下面過日子，就成天的不大開口。她祇是給蛇太爺買來專門生孩子的。並不漂亮。這就可見蛇太爺並不好色。不過也有人說他老人在牛頭鎮養了一個下江女人，還造了一所屋子，那可不知道是真是假。

那架座鐘還是的達的達響着。那本牙牌神數和羣學肆言也老是挨在座鐘旁邊。可是蛇太爺總覺得有點不平常。空氣裏似乎有種說不出的東西。

太太把腫臉側過來，嘴一張剛要說話，蛇太爺可走出了房門。他反着兩隻手，很吃力地踱到自己書房裏。可是一會兒又不耐煩起來，於是再回到裏面房裏去。

「他們又要我們開倉啊？」太太怕他又會走開，就趕緊問一句，一面瞧舅太爺一眼。她丈夫鼻孔裏哼了一聲。

舅太爺噓了一口氣，用手指彈彈紙楣灰，腦袋搖幾搖：

「我不贊成你們這些新派，我不贊成。」

忽的一聲吹燃紙楣，抽了一口烟，又慢條斯理地發着議論。聲音混着那口煙進了出

來——聽着就似乎有誰在他嘴上蒙了一塊薄布。

他不贊成蛇太爺的辦法。他一面用着打蛇太爺那里學來的名詞，一面搖着腦袋：「你太縱容那些傢伙了——這辦法我根本反對。我在你這里做了五天客，我看來真是不對勁。你看罷：他們竟爬到你頭上來了！」

可是蛇太爺笑了笑，似乎在說：「你不懂！」於是坐在一張椅上，抽出手絹來。

「他們不可憐麼，」他裝着一付笑不像笑，哭不像哭的臉嘴，眼睛霎呀霎的像在開玩笑。「他們需要的是我的同情，唔，同情。但是——但是——呃，不講了罷：橫豎你不了解。總之我告訴你一句話：你莫以為一味壓迫他們，就算是好主意：那個反而壞事，」

「然而……然而……哪，那些傢伙實在不宜好的：我有這個經驗。你不信——哪，你看，他們就會……」

少爺不耐煩地哭了起來。太太專心在聽那兩個男人談天，隨手拍拍少爺的背，接着對姨太太撮撮嘴叫她抱開去。

其實那郎舅倆常爲這些事辯論的。舅太爺相信自己比他妹夫明白，不那麼閉着眼做爛好人。田夸老誰都不知好歹：要是你待他們鬆點兒，他們就把客氣當福氣。

這里他彈彈紙楣灰，把托着水烟袋的手輕輕打着手勢。

「你一客氣呀——哼，他們就對你玩狡猾手段：還租他們也要賴賴皮，欠你的錢也就不打算還。還有啲——哪，分明他們有一塊塊的花邊埋在土裏，他們倒來求你接濟，講他經濟困難，又是兒子女兒生病……這些路徑講不完，講不完，簡直是要我啊——我一點不客氣……」

「嗯，史老六呢——你看他待他們那樣厲害，一點不客氣，那些傢伙總該不會爬到他頭上來了，依你講。但是——哼，他家裏怎樣遭搶的？不是那些佃戶麼？這就是報應……土匪哪個不是逼上梁山的？」

他對着手絹擤了一把鼻涕，就對舅太爺談起大道理來，那三層下巴肉一顫一顫的。眼睛送走姨太太的背影——肩膀伏着少爺的腦袋。接着他把視線回到了舅太爺臉上。

舅太爺祇是爲了關切他妹夫，就打算說服他，別人的答辯可不怎樣去注意。他呼喚呼喚抽着水煙，有一句沒一句地聽着。

蛇太爺從前當過旅長，又是將軍府的將軍，舊部裏面還有許多帶兵的。這五六年來他在家鄉守着那三千擔谷田，就決心要把地方上弄得很太平，不叫出亂子。哪，這里於是沒有那些不講理的雜稅，也沒有土財主欺凌老百姓的事。他說這些常會激起騷動來的。縣太爺也祇好跟着他做好人。

就這麼着——平平安安的沒一點騷動。

「這就是我的成績。你還講什麼呢，嚶。我是有事實證明的。」

並且他還主張什麼「平等」。待那些粗傢伙像好朋友。這並不費什麼力。停了會兒嘴。兩雙眼睛對着瞧了會兒。

說話的人要證明他的話不錯，於是又敘述別地方鬧了些什麼亂子。這里呢——他可放心着過好日子，並且還得了奉三阿公他們許多方便。總而言之地方上大家都感激

他恭敬他，連私底下說起來都不直提他永士龍那個姓名，叫「永太爺」又顯得太生疎。可是鄉下人忌諱「龍」字，就改成了「蛇太爺」。

於是蛇太爺下巴點幾點，叫他舅子知道做好人的好處。他覺得自己很驕傲似的，臉都發起紅來。先前的煩躁——連自己也忘記了，祇用食指敲着桌沿，嗓子越提越高，這勁兒似乎全世界什麼都是他的，要什麼就有什麼。不過有時候他似乎突然想到了什麼禍事，心頭一陣緊，皮肉也得跳一下。

他勸舅太爺也學他做個好人，不知道怎麼一來就談到了胡適。

那個猛的擡起臉來：

「哦，胡適啊？——那個提倡白話文的！」

太太彷彿怕他們岔開去，就自言自語地說着，眼睛對着地板：

「那麼利錢呢？——人家都是三分，這是規矩。」

這句話她也常說的，說了就得瞧瞧姨太太，似乎要叫別人知道自己的權力和精明。

可是這回眼光撲了個空：那里祇有沒做好扣子放在茶几上——用一支針釘着。

舅太爺像嫌妹妹措詞不大好，瞅了她一眼，就又看着蛇太爺。

那個叱的擰了一把鼻涕，費勁地笑了笑。他不言語：這些說了又說的話沒多大意思。那兩兄妹早就知道了他的辦法，可是他們眼光太淺。他們祇貪圖重利，沒看清那些放印子錢的逼得別人沒辦法還錢，祇好逃走，祇好去拚命，連老本都沒了着落。

「祇有存在銀行裏頂穩當。但是銀行裏有多少息金，我問你，嚶——頂多九厘！我如今放給他們——有一分五。他們歡喜得了不得，哪個也不想賴我的賬：千穩萬妥……噫，你想想罷，就是銀行也有倒閉的時候呀。」

並且——印子錢常常逼得地方上不安穩……

可是蛇太爺並沒興高彩烈地講他自己的主張。可是他也不把肚子裏的盤扭放到臉上來：要不然就是對舅太爺屈服，同時也就是表示對奉三阿公他們沒辦法。腦子裏有一點亂，聽着少爺在外面又哭起來，他就皺着眉，彷彿打噴嚏打不出的樣子。太太咕嚕了一

句怕少爺是有點什麼毛病，一面往外走，蛇太爺就輕輕踢開她坐過的藤心棧子，腿子伸出了些。

天色漸漸往下沉，屋角落裏的東西也漸漸模糊了。時不時有點風聲，那些掉在瓦上的枯葉就沙沙地響着。

明天這時候——那些傢伙就得來請他開倉。

他現在那個借貸處沒什麼用，奉三阿公他們借到了錢也沒處去糶谷。可是他怎麼能夠讓他們來開倉，那可不笑話！

舅太爺老偷瞧他的臉，替他耽心着開倉的事，可又隱隱地感到贏了錢似的快意。還雜着五成好奇：要看看妹夫硬撐到那一天。到吃晚飯的時候就忍不住對蛇太爺說了些話：

「你不信我的話罷，好，那些傢伙真爬到你頭上來了。開倉——自己的倉要人家開！打餓肚子的人這麼多，攤完了你的谷子還是不够吃呀！你想想善有善報，哪，開了倉你有

好日子過這是你的好心政策！好心政策！

蛇太爺噓了一口氣，紅着臉辯解了幾句：他並不是用的什麼政策，祇是他向來做事都顧到別人的苦處的。

於是誰也沒再開口。太太跟她哥哥換換眼色，又去看蛇太爺臉上的表情。姨太太低着腦袋餵少爺的飯，夾菜的時候總得瞧瞧太太，似乎問這個可不可以給孩子吃。

蛇太爺祇吃了一碗半飯，還是泡了雞湯才送下肚的。他打算好好地想一想那個明天這時候就要來到的盤扭，可是給一個不相干的思想梗住了：他待別人這麼好，就祇是一種手段麼？

「手段麼，嚶？」

自己不明白。他把空飯碗一推，把楊五捧過來的漱口水接着，手有點打顫。心跳得不算輕，像感到了一樁禍事似的。

「沒那回事！」他努力說服他自己。「一個人就能做得那麼假麼？」

從前他府上沒這麼闊氣，祇守着那八十擔谷田的時候，他一面吃着史六刮皮他們的虧，一面瞧着田夸老熬苦，他就決計要同情那些比他更不如的人。他到後來可就發見了做好人的好處。於是這些好處使他的好心更堅決，更維持得長久，一直到他成了大老官，還這麼維持着。

這里他覺得輕鬆了些，很響地呷了一口漱口水。可是偶然一跟舅太爺的視線碰着了——瞥見別人繃臉在警告他似的，他心就往下一沉，全身都冷了一下。

晚上他釘着想這件事：省裏的賑米是句空話，祇是安安那些人的心的。並且他爲了要做好人，竟答允他們——賑米不來就祇好開倉！

舅太爺認爲沒什麼了不得。

「認真他們要搶米，你有你的團練，怕什麼！再不然就請別地方調兵來，還怕人家不肯調麼。哪，王師長就會巴巴地派兵來：他們都極尊重你這個老上司的。要我做了你——我才不怕吶。然而你……」

那個心一跳，狠命瞅了舅太爺一眼。接着麻煩地搖搖腦袋，一句話也不說。

第二天蛇太爺臉上有點發白，眼珠上塗着紅絲；看去像有幾個整晚沒睡覺。他並不怕。他祇是覺得有什麼傷心的事梗在心裏，像辛辛苦苦弄來的好槍械，收集的精銳部隊，一下子給繳了械似的。

於是他趁着這上午安排了此事，叫當家師爺苗大先生去提醒車家賴皮他們——叫他打聽地方上的動靜，還差人去喊楊隊長來，然後又一來一回地躡着，連姨太太親手端來的燕窩也沒去理會。牙齒又那麼咬着，嘴唇一動一動的，那排白牙就顯一下隱一下。

「要對付是容易的，唔但是……」

「但是你怕人家議論，是吧？」舅太爺小聲兒說。

蛇太爺臉上一下子發了燙，手可在不耐煩地打手勢——似乎是說「這當然不對！」並且還不很高興別人打斷他思想似的皺皺眉，嘴裏「嘖」的一聲。

他想到了那個實在沒辦法的時候，他的團工跟那些傢伙準得幹一手的。

於是他平日的那些好心就給一筆勾消，換來了一件切齒的仇恨，別人甚至於還要不懷好心地說到他——他以前的那些同情都是假的！他是個笑面老虎！

從此以後他就不能在家鄉過安穩日子……

他輕輕嘆了口氣，又怕別人聽見似的瞧了舅太爺一眼。臉上拚命裝個不在乎的樣子，可是沒做得合式，就像吃得太漲了要打飽呃的臉色。右手摸着左手無名指上的金戒指，手指觸到那冰冷的東西，稍爲感到舒服點兒。

楊隊長一來的時候，蛇太爺就挺起胸脯，臉綳得沒有一點表情，吩咐他部下——下午兩點派一隊弟兄去守永家倉。他的聲音鐵硬，什麼猶豫也沒有；叫人感覺到自己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專爲來聽他調度的，並且叫人相信他的一切都是真理。

話裏面夾入許多步兵操典上的術語；他對他的團防隊當做正式軍隊那麼訓練的。於是——「完了！」可是馬上又加了一句：

「沒有命令——絕對不許亂動。」

「是」楊隊長第二次行了個室內禮，挺直着身子退去。

蛇太爺於是一個人踱到那書房裏，把門翁的一關，不讓別人進來。他靜靜地坐着，手支在臉上，腮巴肉給擠得堆着。他想起從前他對那些人——和他一樣受了史六刮肉他們的氣，可生活得比他更苦的那些傢伙——所生的好心。

「這當然不是做假，這當然！」

當初的那付慈悲心腸的確是真貨色。現在他還是好得叫他們感激。這就儘夠了。可是目前那些人卻要求他割自己的肉來做好事，這是——哼！

做好人也得有個限度，唔。

他站了起來，兩手反到了後面。他突然看到了亮光似地悟出了一個道理，就再也不用那麼麻煩着去對自己辯解了。是啊，管牠是不是真的，那些人總得過他實惠。祇要有點實惠就成，那些傢伙。

「我怕他們罵哼！」

到了晚上他想了許多對付方法；吾子解決不了的，就祇好拿別的東西來解決——不過他還希望不會到這一步。可是車家賴皮，他們一來報告了那些不大穩當的情形之後，蛇太爺就正式發起脾氣來：

「什麼，他們講我如今靠不住！哼，要我把我自己挖了肉去佈施他們——那就不行！我生平做事總憑天良，他們倒叫我……叫我……倉是我的，他們要搶就來搶我，還怕！」

太太不放心地擡起那張腫臉要開口，舅太爺可搶了先，他把紙楣交給左手——壓在水烟袋下面，空出一隻右手來扳住蛇太爺的肩膀，臉子也湊了過去：

「你千萬不能叫你自己的團防去對付。」

「怎麼？」

「人家有口舌，」舅太爺指指自己的嘴。

那個睜大了那雙塗着紅絲的眼睛：

「我怕什麼！」

「不是這樣說的。你的地位不同。你怎麼不去請兵呢。譬如這麼說，哪，打個電報給老王……」

沉默了會兒。兩雙眼睛對着似乎在說着些什麼。

於是蛇太爺咬着牙，用鼻孔應了一聲——「唔」

「這不能夠怪我，」蛇太爺把冰冷的手反到後面去互抓着。「這是他們太無情。他們這樣來報答我——逼我開倉……真傷心，真傷心，嘖，嘖！」

第二天上午奉三阿公那批人果然又來找蛇太爺。他們人更多，臉色比上一次難看，彷彿在拚命忍住怒氣似的。要是一個生人瞧見他們，準會覺得他們六七十個人的模樣，都沒有什麼分別：腮巴都陷了進去，牙齒都顯得有點大。那百多隻腿挺吃力地在路上踏着，發出一種沉重的聲音，震得叫別人心都怔忡起來。那許多黃黑色腿子雜亂着往前伸，走一步——腿肚肉就拉動一下。

可是蛇太爺沒出來跟他們會面，祇派苗大先生來對付他們。

這回沒一點結果。苗大先生沒說過一句着實的話，祇是聽他們說着，點着腦袋：「好的，不錯。」再不然就——「唔，我去請示你們蛇太爺。」

一到中飯邊，蛇太爺府上關了大門，四面有團丁放着步哨。

傍晚開到了一營兵，紮在永家倉南邊那個三聖廟裏。

蛇太爺灰白着臉，嘴裏再三再四說着那句話：

「這不能怪我，這不能怪我……」

三

地方上的人本來奇怪蛇太爺的話爲什麼會靠不住，現在可着起慌來。到處都有五六個腦袋湊在一塊，壓着嗓子談着。他們漸漸耐不住性子，有時候竟說了些不恭敬的話。福生他們又到了奉三阿公那里。他們走得很急：兩隻腳似乎不是自己身上的東西，踏在路上沒一點感覺。誰也不言語，彷彿這世界上的話都已經說盡了似的。他們彼此都

知道各人心裏轉着些什麼念頭；他們現在想不到明天，也忘記了昨天。大家都祇看見同伴們慌張的臉，急促的呼吸，此外——就簡直想不起世界上還有別的物事。

這時候他們把那活着做人的大道理看成非常單純的東西，他們全部的生活也縮到祇有一根紗那麼細，那麼不結實了。

他們的衣裳都差不多：有的夾衣，有的單衣，外面罩着一件棉背心，不過顏色不同。臉上都繫着他們的汗巾——多半是成了灰黑色的。祇有答帶把公的是一條黑棉襖，扣子一顆也給沒扣上。他張着嘴在出氣，聲音像打鼾那麼響。

兩三條狗衝着他們叫着，別處的也就汪汪地和起來。可是這些人全沒理會，祇加緊踏着脚，眼睛空空洞洞地對着前面。這些脚步響聲彷彿在威脅着別人，於是那幾條畜生叫着衝上去又退下來。

一到奉三阿公家門口那塊坪裏，許多手就都揮動着，許多嘴都在說話。看來他們並不像是在商量，祇是已經打定了主意，來告訴這老年人一下的。

氣。

奉三阿公全身沒一點動手哆索着，撐在門板上，灰色的臉上全是些汗，張着嘴在喘

「奉三阿公怕不能經久了，」民老弟嘟囔着，打了個寒噤。

「賑米是句空話呀，人一天挨一天叫我們等……」

那老頭擡起了他的臉，眼睛給汗淹得更睜不大。皺紋全結了起來，像在熬着痛似的：

「他老人家答允開倉，他老人家親口對我們講的，唉！」

答爺把公要跟人打架似地，把膀子一幌，聲音震得別人耳朵發漲，兩排牙齒中間噴着唾沫星子：

「答允開倉好，如今連大門都關得結結實實的！」

「我曉得，我曉得，」奉三阿公顫着嗓子說，聲音顫得幾乎聽不見。

「這是什麼路徑呢，這是！」

有一個娘兒們插進嘴來：

道

「蛇太爺親口答允的——不算一句話麼如今……」

接着好幾個尖嗓子都一齊嚷着，誰也聽不明白她們說的什麼。那一串串的似乎並不是人類說的話，祇是一些害怕的叫喊：彷彿她們給冤冤枉判了死刑，拚着全生命的勁兒掙扎着在喊冤。

那些尖聲裏夾着民老弟的男人嗓子，可是誰也沒聽見他的話。於是他抓着拳的兩手抽動了一下，很累似地蹲了下去，散鬆了拳頭——擱到膝踝上。嘴還在一動一動地自言自語着。

奉三阿公覺得五臟六腑都給挖空了似的難受。活到了五十幾，現在一下子可不知道要怎樣做人了。他覺得這世界走到了盡頭：沒有了太陽，沒有了活路。

真奇怪，唉，蛇太爺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別人瞧見他嘴唇發白，都嚇了一跳。

「奉三阿公你老人家怎樣了？」

「餓的！」福生感到了會有什麼禍事，全身長了雞皮疙瘩。

「你老人家去躺躺罷，好不好？」

老頭坐到了板櫬上閉着眼睛，把俯着的頭搖一搖，喘着說：

「不要。等一下就……等一下……」

「看罷，看罷！」福生咬着牙說。他自己也不知道這句話到底是怎麼個意思。

大家的話都漸漸不客氣起來。平日不敢想到的一些事——現在可打嘴裏迸出來了，還雜着說慣了的罵人的話。地方上的人眼看着都得跟劉三鬍子上路，別人可把整倉的谷子屯着。

他們灰黃的臉上突出了青筋。有幾個緊緊咬着牙，說起話來就嘶嘶嘶的。

筲帶把公嚶得嗓子發了啞聲，告訴別人他再也熬不下去了。棗樹坪的人已經剝柳樹皮煮湯喝，大家祇喘着等死。這種日子太叫人難受。這裡他操了一句別人的祖宗，鼻孔裏「噫」了一聲。

一個帶哭腔的娘兒們試探地說了一句話：她覺得答允了開倉的總會開倉，要不然逼得大家沒辦法——也沒什麼好處。

他們把這幾天悶在肚子裏的氣——都發洩了出來：誰也沒留神到該說不該說，也沒去揀選句子。可是大家都似乎在談世界上一般的壞人，沒明指是誰。要是乾脆的說到「蛇太爺」這三個字——那彷彿還有點顧忌什麼的。

這裏民老弟可就提到了苗大先生：

「總會開倉啊——怕靠不大住！前天我們去，祇有苗大先生出來說話——沒有句落邊際的！」

福生的胸脯綳緊得很難受，他深深地噓了一口氣。冰冷的手抹抹那突出的額頭：

「蛇太爺平素不是那種人呀……」

他想到了他老娘生鬼病的那個情境：阿彌陀佛，蛇太爺這麼好心好意借錢給他，還親自來看老太太的病。可是這似乎是前一生一世的事了：現在——這世界上並沒有那

麼個蛇太爺現在——他老娘幾天來都傷心地哭着，說她會跟劉三鬍子一樣。

「我一定會死……福生，福生……我一定會死……」

他這做兒子的就得全身都哆嗦起來，粗聲粗氣地叫老太太別這麼想。他很煩躁的樣子，又像是在安慰她：

「啊呀，總是講這些話！我講過的呀！賑米就會來的。不來——蛇太爺那里還有谷子借哩……莫這樣想罷。姆媽，姆媽，真是！」他挺費力的微笑着，嘴角酸得在打顫。於是老娘索性抽咽出來。

其實福生自己也不大信得過自己的話。他早就瞧見自己的一家人直挺在草堆上，突出的骨頭上蒙緊着一層臘黃的皮——用刀子剔都剔不下來的。大家都半露着灰色的眼珠，誰也不能給他老娘收尸。

他偷瞧一眼奉三阿公。胸脯那里又緊了些，感到鼻尖子給刺了一下。他把抹着額頭的手移到眼睛上揉着。

「到底會救我們麼，那個蛇太爺——他問自己。突然有誰嚷了起來，嗓子不像是人嗓子：

「蛇太爺分明反了水苗大跟我們說什麼如今——他們的大門也釘了釘，他反水……」

「是啊，等着跟劉三鬍子上路——總不是個路徑！」

「他屯着那多谷子——看着我們打餓肚！」

許多嘴都噴着唾沫星子，手呀腳的都幌起來。筈帚把公蓋過了大家的聲音，嚷着要到永家倉去，接着這句話就潮水似的在人堆裏滾着。

奉三阿公使了大勁站起身來，可是腿子發了軟，斜倒了一步，把肩膀撞到了門上靠着。他用勁睜着眼睛瞧着他們，手亂幌着叫：

「呃！呃！……」

他知道事情已經到了這地步。他身體內部有團什麼熱東西在發漲，汗瀾得更多。可

是他總覺得他們的主意不大穩當，像就心他的小兒到塘邊去玩——一個不留神會掉下去的。可是他又想不出別的路子，就動動膀子，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接着五六隻手把他扶進茶堂屋，他就癱了似地往下倒。

「唉，他老人家反了水……反了水……」他說夢話似的。

民老弟嘴裏啣了什麼東西，那麼含糊着說：

「唉，蛇太爺變到這樣！不過如今事情是——嗨，好菩薩——」

「嗯！」福生用鼻孔叫了一聲。

奉三阿公在裏面歎了一口氣，嘟囔着些什麼。他可還沒忘記蛇太爺的那些好處：他祇是沒把那個反了水的蛇太爺跟好人蛇太爺聯想到一塊兒，似乎他現在的忿恨——是對另外一位蛇太爺發的，跟那位慈悲的蛇太爺不相干。

他顧到的祇有目前的這個關頭，就是前一個時辰的事都想不起來了。

站在溝旁邊的筭帚把公把手一揮，連假嗓子都叫了出來：

「今晚到永家倉去呀」

高音低音都響成了一片。每個嗓子都用勁地叫，響音像扔出來的石子。許多腿也動了起來，栗子肉一跳一跳的。

民老弟搭着福生的膀子說了幾句什麼，笞帶把公的粗嗓子可又在他們耳旁響起來。他叫大家準備好蔴布袋。

「拿了傢伙就取齊呀！拿了傢伙！」

我到長冲去喊他們去！」

福生說了就走。可是一會又站住，回過臉來瞧着那堆人，張一張嘴可又沒叫出什麼。他心跳得要蹦出口裏來，身體內部的五臟，肌肉，血管，都在打着顫，似乎有東西在一下下聳動着。手絞着汗巾，像要把牠弄斷似的。

這麼楞了會兒，就一跳似地跑了開去。

奉三阿公掙扎着要走出坪裏來，可給按住了。於是他嘴裏亂罵着：自己也不知道是

罵誰。

太陽成了黯紅色，漸漸往西邊沉了下去。滿天的烏鴉叫着，穿過了紫灰的空氣，就都停在樹上，像是些墨點。

那些茅屋都蒙了紗布似的——輪廓模糊了下去。人們祇顯出黑腦袋，五官糊成了一片。許多黑腿子像影子什麼的在路上掠過，踏着雜亂的步子。

七點多鐘的時候，田野裏響起鑼聲來：一下緊接着一下，震得大地都在打顫。脚步子像浪頭打在岸上似的，分不出一雙雙脚的踏聲，全都打成了一片。他們身子都向前俯着，似乎有誰在前面拖着走。

到處有狗叫着，一會兒近，一會兒遠，一聲接一聲的。

那兩百多人似乎什麼也沒有見，祇是加緊了他們的步子：那整片的步聲就更響，使人感到一種壓迫。聽着叫人想到——他們走過的地方準會給踏成一條深坑的。

烏鴉驚得飛了開去。狗退得遠遠的：牠們現在的叫聲彷彿並不是爲了要嚇退這羣

人，倒是在警告自己。那羣人祇突出了上身往前走，瞧這勁兒——就是有大海橫在他們前面，他們也得踏過去的。

奉三阿公也在這羣人裏面拖着雙發軟的腿子，答帶把公跟柴十三扶着他。本來別人怕他在半路上死去，怎樣也不讓他來。可是他一聽見鑼響，聽見這許多人的步聲，就忽然給什麼抓住了似的，發了狂地拍着自己胸脯，又向空中搔着手：那勁兒就像一個人憤怒得橫了心——連自己那條相依爲命的耕牛都要一刀宰掉牠。

「我要去，我要去！這日子我再過熬不下去了，我再不能夠……我不管這許多……我要去，我要去……」

他在這羣人裏給拖住走的，前後還似乎有種種重東西催他往前，要停一步都不能夠。他狂跳着，血在皮裏面奔——快得要綻開皮肉迸出來。有時候他忽然觸動了一個念頭：覺得這件事幹得有點——

「有點對不起人，對不起人……」

可是他喘得不能夠開口

於是身子往前面推動着：常是這隻腳踹到了那隻腳。

風捲着鑼聲——一會兒隱下去一會兒又響起來，像一遠一近地在飄動。

所有的屋子都給波動得盪着，所有的人心也都在盪着。守在家裏的女人們在提心弔膽地等着，壓緊着嗓子談永家倉今晚會不會出亂子。

祇有蛇太爺府上是靜悄悄的。太太們睡了覺，讓蛇太爺跌在他書房裏。他臉子發了灰，牙齒咬着嘴唇，似乎在等着意料中的壞消息。

舅太爺把着水烟袋沒去抽，也不言語，有時候冷冷地瞟蛇太爺一眼。

突然——蛇太爺身子一震，右手臨空着輕輕打個手勢：

「聽！」

那個眼睛擡了起來，似乎在問他。手不知不覺一動，紙楣灰掉到了衣襟上。

「發生了！」

遠處那片潮水似的聲音裏——夾着槍響。

蛇太爺眼睛低了下去，避着舅太爺的視線。他似乎聽見三阿公他們的叫喊，看見他們倒下去。他嘴角上忽然閃了微笑，隱隱地感到一種痛快。可是馬上又給什麼蟲子咬着似的不舒服。他歎了一口氣，猛地擡起那張胖臉來，聲音打着顫：

「失敗了！」

「什麼？」舅太爺當他是句反話，臉上的肌肉也就放鬆下來。

「我——我——我做失敗了。」

他眼釘着自己的手：那些白胖的手指像一條條的蛆。

於是又歎了第二口氣，像要嘔吐似的臉色：

「真奇怪，真奇怪，這世界連做好人都不許做，嘖，唉！」

● 荒年，有幾家把發育不全的蘿蔔山芋之類也吃完之後，就用水洗一洗谷倉的門板，拿這水燒着吃。因為平素堆了谷子，倉門板到底有點谷子味，洗下來的水也就可以暫時對付肚子一下。這麼來過一兩次，連這點谷子味都沖淨了，那就祇好打別的主意。

中 秋

酒菜已經在桌上擺得舒舒齊齊的。

葵大娘子把一張椅子稍爲移動一下，就殷勤地招呼那位客人：

「三舅舅，這里請坐罷。」

那位三舅舅把一張金黃的瘦臉笑得滿是皺紋，舌子在乾枯的嘴唇上舐了一舐。可是身子沒動，祇用着希望什麼似的眼色瞧着葵大爺。

葵大爺可沒就席的意思，一個勁兒在發議論：

「我真不懂，我真不懂！如今這個人心真古怪！早先佃戶還像個佃戶，對東家恭恭敬敬，屁也不放一個。一到過年過節就來送雞呀肉的，倒講究這個禮數。如今哪——你看！你過你的節，他理都不理，送禮的就沒有幾個來拜節的，就沒有幾個。他們全不想想——他

們的飯是哪里來的！」

「是，是，」三舅舅眼巴巴地瞧着男主人，微微點着頭。

那個歎了一口氣站起來：矮矮的身材豎着像一個罐頭。

三舅舅輕鬆了點兒。不過視線還注在這位男主人身上，彷彿想把他吸到桌子邊來。八歲的小少爺乾脆把上身往前傾着，偷空兒還得對那幾碗菜掃一眼。

可是葵大爺沒理會這些，祇再三再四地告訴別人這世界變得太古怪。他臉子側過來對着三舅舅：嘴裏把這個世界比成一所屋子——牆快要倒了可沒人來修理。

「真糟心。譬如屋子漏了……唉，真的，三舅舅你早年造這房子——朝南怎麼不多開幾個窗戶呢？」

三舅舅一下子想不到別人突然會問這麼一句話，楞了一下：

「啊？」然後又——「是，是。」

這所屋子本來是他三舅舅的，拿來向葵大爺押了一百塊錢債——到期還不起，就

正式歸了這位妹夫。

事情已經過去了八年。三舅舅做人向來祇顧到目前的事：他現在祇巴巴地望着馬上就坐下來吃東西。他肚子裏是空的，咕咕咕地直叫着。他簡直不知道要怎麼回答葵大爺的話。

好在葵大爺似乎並不要他插嘴。咕嚕了一大氣，就這麼結束下來：

「不瞞你說，三舅舅有好多的事情我簡直看不順眼。」

「是的，」他乾皺的臉上應酬地笑一笑，同情地歎一口氣。

於是他妹夫把圓筒筒的身軀向桌邊移過來。

「好了，」他想噓了一口氣。

他的小外甥起勁地往前面一蹦，趕緊就佔了一張凳子。眼睛生了根地釘着那些菜。手扶到了桌沿上。

三舅舅也打算坐下去。眼睛睜得很大。膝踝有點發顫。碗上的熱氣直往他鼻孔裏衝，

舌子底下就突然變成了水濕濕的。

葵大娘子就心地瞧着他，她是她的嫡堂哥哥，她怕娘家的脚色在丈夫面前丟醜。她很有把握地相信一個人一窮——就常常有些不大好看的臉嘴。

「好好的家產浪個精光，唉！」她肚子裏說。

現在這位三哥成了光桿，一個人借住在城隍廟東廂樓上，有一餐沒一餐地混日子。別人都在家裏團聚着過節，他可是個孤老，一個獨生兒子在外省七八年沒個音信。於是她跟葵大爺商量了一下，就用着五成客氣勁兒，五成像施主似的聲調——請三舅舅來過中秋。

這里她瞅一眼她丈夫的臉色。

做丈夫的突然加快了步子，衝到小少爺跟前就是一掌——劈！

「這小鬼這麼大了還不懂事——大人沒上桌你就先上桌等一下就餓死了麼！你

這……你這……」

劈！

那位客人趕緊哆嗦着腿子站直，悄悄地退了兩步：好像表示他並沒要坐下去。一面把嘴裏沁出來的唾涎嚥下了肚。

「唉，孩子這麼大了不懂規矩，」太太眉毛打着結，把哭著的小鬼拖開。「你也真是！發這樣大的氣做什麼呢——好好地過節不好！」

「什麼什麼！你說什麼！」

三舅舅把身子移動一下。右手沒勁兒地揮着。他想走過去勸勸可又不敢，就哀求似地對那邊仰着一張苦臉，嘴裏祇是——「呃呃，呃。」

天也像他妹夫那麼陰沉着臉，灰色的雲打東邊滑到西邊。院子裏一些枯葉打陣旋，不耐煩地響着。

他這做舅老爺的打了個寒噤。背脊似乎貼在一塊冰冷的鐵板上。眼珠子往桌面上溜，他忽然有種制止不住的瘋念頭——恨不得把那壺熱酒一口氣灌到嘴裏去。

葵大爺可一個勁兒跳着，彷彿要跟舅舅比比高低。眼球突了出來，嘴裏下雹那麼撒出些話——又多又快。

「混蛋！混蛋……這日子真不好過，真不好過！這就好一個兒子——好極了！你真管教得好！人家還說我有福氣，兩個兒子。看看我們大少爺——他把我當做個什麼人！家過中秋講究一個團圓，好啊，我們大少爺連家也不回……」

太太輕輕地插進嘴來：

「他學堂不放假——怪得他麼？」

「不放假！不放假都是他自己要進這個癩學堂！」

三舅舅坐到了一張椅上，全身發軟。肚子突然忽然收縮得很緊，一會又覺得漸漸在膨漲。

那幾碗菜已經沒了熱氣。可是風一飄過，就得捲起一些油膩膩的香味兒。他深深吸一口氣，眼睛半閉着。接着他五臟都幌動了一下，他突然覺得有什麼痛心的事似的，直想

要叫着哭一場。

小少爺早就已經給噤住了哭聲，祇挨緊在他娘身邊。一個食指啣在嘴裏咬着，眼釘在桌面上沒移動過。他似乎不知道他爹的脾氣是他引起來的。

別人聽着也很難相信這是對小少爺生氣。葵大爺的話頭分明已經轉了方向——在哪嚨他每天要說幾遍的那些話了。

「我辛辛苦苦經營這四五十擔租穀，一年忙到頭。我自然祇配當牛馬，賺了錢來望你們享福。不過你們也要拿點子良心出來呀……」

祇要眼睛一釘到三舅舅，三舅舅就吃了一驚似的，身子移正了一下，嘴裏趕緊說着「是，是。」

男主人反着兩手踱來踱去，聲音乾巴巴的好像風刮着枯樹的響聲。

這個世界完全變了顏色。葵大爺用種很自信的口調警告他的家人：這麼下去總有不得了的一天。穀子老是收不足。錢老是不夠用。人心又那麼壞。

於是他歎了一口氣。

做客人的受了委屈似地問自己：這位姑老爺幹麼要趁着開飯時候發牢騷呢？

葵大娘子可裝做什麼也沒有聽見的臉色。眼睛釘在地下，有時候眉毛輕輕揚一下。這里似乎是靜悄悄的，連三舅舅的小聲兒喘氣都聽得很分明，於是她慢慢擡起眼珠子來瞧她堂哥哥——那張骨頭堆得凸凸凹凹的苦臉叫她打了個寒禁。

她丈夫撈一下袖子，大聲說：

「人家有親戚——靠親戚幫忙。我呢，哼，什麼親戚都用我的錢，揩我的油。我真不懂，我真不懂，唉！」

他掃了三舅舅一眼。三舅舅哼了一聲。

「揩他的油？」這位舅爺模糊地想。他記得葵大爺沒給過他什麼東西。倒是他自己從前還有田產的時候——那很慷慨：一句話就把塊竹山送給了這位妹夫。他倆從小就同學，很要好，這頭親事也還是他三舅舅做的媒。

可是他什麼也沒說，祇顫動了一下嘴唇。視線對桌面上溜了一下，肚子又縮緊起來。葵大爺歎着氣，咕嚕着自己的景況不好。然而別人還拚命用他的吃他的。說不定還有誰拿他的錢去做爛好人。

「橫豎是我倒楣就是了。好極了好極了，哼！」

「你這個話就說得太那個，」太太到底插了嘴，撒沙子似地說着。「哪個親戚揩你的油？哪個拿你的錢去做爛好人……真是好好的憑空要發脾氣！」

「什麼什麼！」

每回太太一頂嘴，葵大爺就照例用這些語句。下面的話可一句也說不上，於是急得跳着，把茶几什麼的用手拍着。

三舅舅痛苦地擡擡手，彷彿要打噴嚏打不出的。

「呃呃呃……其實……其實……」

接着忽然眼面前一陣黑，舌子也有點發了麻。

葵大爺大概還打算把他的脾氣發下去。拳頭幌了幾下，嘴張了開來，正要……

可是佃戶浪大獸子闖進了門，笑嘻嘻的露出那些大板牙，手裏拎隻大閩雞。

男主人嫌那傢伙打斷了他的怒氣似地瞪着眼。

「噲，你倒還記得今天是中秋麼？」他咆哮着。

「有什麼法子呢。我們如今——葵大爺是曉得的：打了餓肚不算，還背了一屁股印子錢，娘賣尿的真是！」

三舅舅要站起來可又倒了下去，身子成了三伏天的洋蠟。指尖發着冷，掌心全是汗。他不懂別人幹麼要請他來過節——好像安排一個圈套來叫他那個的。

什麼地方的肌肉一陣收縮，嘴裏又滿滿的全是唾涎：他偷偷地嚙了下去，一面把哆索着的手擋住喉頭。

屋子在打着旋。可是葵大爺還腳跟站得很穩地在那里說什麼。

「這忘八蛋！」三舅舅想。

他糊里糊塗瞧見他妹夫拿一桿秤來稱那個閹雞。於是一些刺耳的話聲在屋子裏滾着：

「三斤都不到！三斤都不到！」

然後又來了那一套：「措油，我橫豎是牛馬，大家用了我的錢還這麼沒良心。」三舅舅張一張嘴要說什麼，可是嗓子裏有東西塞住似的。

忽然那個浪大獸子收了那付笑容，臉子拉長起來：

「怎麼！我們幾時用了你老人家的錢？問你老人家借借債是有的：八分息，還出了押頭。哪個娘賣的措了你葵大爺的油！」

這傢伙說話向來就沒個分寸。

三舅舅身子一震：彷彿束緊着的一些什麼——陡然放鬆了。他忍不住感到一種輕快，竟有喝了一杯酒那麼舒服。

他霎霎眼，用了全付精力來瞧着那個戶那張粗臉。

可是他脊背上一陣冷，一下子回復了他的意志，他嘴角上就捲起兩條皺紋——顯出五成輕蔑，五成憤怒。牙縫裏迸出了一些抱不平的話：

「了得！對東家這個樣子，這個……」

雖然他落魄到餓肚子，他到底還是個世家子弟，他到底還穿着這件灰布長衫——不過裏面沒襯短褂子就是了。

葵大爺的嗓子蓋住了他的話。這位妹夫手拿秤桿跳着，似乎想把自己弄高些去打浪大獸子的腦頂，嘴裏噴出些十分惡毒可又不失身份的咒罵。這麼跳了會兒——就竟舉起秤桿要往對方磅過去。

小少爺慌得哇的哭了起來。太太跑過去拖住她丈夫，一面求救似地瞧瞧三舅舅。舅老爺用勁站起，屁股又重甸甸地頓了下去。他掙扎着再起來，可是兩條腿撐不住勁：身子搖幌了兩下，趕緊靠上了香几——那付紅燭的火光就一跳。

「呃，呃，」他嘶聲說。眼面前旋着許多花紋。

那個浪大馱子發了牛勁：一把搶過秤桿來，噴着唾沫星子叫：

「說得好！說得好！你賺的錢——娘的，你的錢是你賺的！」

他們似乎打起架來了。

三舅舅緊靠着香几不敢走開。眼睛半閉着。腦袋幌着。

那田夸老的粗嗓子震得他耳朵發漲：

「我不租你的田——我退佃！明天找中人來——你還我的租金！」

浪大馱子還沒把這些話說完，拾起那隻閹雞就往外走。

怎麼——那傢伙把那份禮物收回了！

女主人寧可暫時說丈夫的不是，不能叫浪大馱子就走。

「不要走！不要走！真是，有話總說得明白。葵大爺向來是這個壞脾氣——你還不曉

得？」又着急地向着三舅舅：「三舅舅三舅舅，你勸勸他！」

那位發了暈的客人猛地醒了過來。他當然得替妹妹妹妹夫打算一下。於是像初學走

路的孩子似的，冒着險一口氣衝到門邊

「喂喂喂！……他不聽！……他去了！……」

他手撐在門上，忽然感覺到要嘔吐的樣子。扁平的胸脯一高一低的喘不過氣來，滿臉的汗匯到下巴尖上往地下滴。

葵大爺的怒氣轉了方向。一雙吊桶似的短腳子跳着踩着。右手一會搥茶几，一會拍拍自己胸脯。

「我真不懂，我真不懂！我的親戚朋友祇會佔我的便宜！一有得吃他們就趕緊來，一有事情他就祇袖手旁觀！好親戚！好親戚！——好極了！好極了！……」

三舅舅咬着牙——哆索得咬不緊。他狠命地瞅妹夫一眼。

他仍舊什麼也沒說。他打算頂嘴：跟他來往的祇這麼一家親戚，要是斷絕了——那簡直就是斷絕了他的一線生機。現在他祇是靠這麼一點兒希望在過活：希望這家親戚會可憐他。

他讓腿子顫着，靠着門框沒移動一下。

葵大爺老是拿眼睛瞪着他，嘴沒停過。他可像天生成那麼馴伏似的沒一點反響。並且剛才那個浪大趺子來了那麼一手，要是他三舅舅現在有點不願意的表示——就顯得他是跟那田夸老站在一條線上的。

於是他把跳動着的眼皮震幾震，視線給移到了別的地方。

桌子似乎在蹦着。擺在右角上的那碗紅燒肉——一塊肥的在那里顫動，很有彈性的樣子，有時候幾乎要跳出來。酒壺也幌呀幌的，彷彿聽見壺嘴裏淌出了一點兒東西。他嘴唇成了灰色。他耳邊斷斷續續跳着葵大爺的話。

「揩油……好親戚……祇要吃酒吃肉……好極了好極了……」

可是這些聲音漸漸遠去，漸漸遠去，聽來竟像隔了一座城牆似的。一會兒就連這一點點也聽不見了。

葵大娘子歎了一口氣。她怕丈夫對她娘家人說出更加不好聽的話來，就輕輕推着

三舅舅。

「你還是回去罷，你還是回去罷。」

三舅舅搖了兩步，這院子忽然像海船那麼盪着。越盪越快，越盪越厲害，一下子天地都倒了過來。他站不住脚，一交就仆到了地下，昏過去了。

院子裏的枯葉就沙沙響了一陣，聽來好像對酒杯篩着酒似的。

追

「啊哦——哦，哦！」

秦祕書打着呵欠，把兩條膀子舉得高高的。他咂了咂嘴，又俯下腦袋來看桌上那本書。

掛鐘滿不在乎地響着。幾位同事在談笑着，互相討着便宜，還有意無意地把話題牽到一些女同志身上去。連勤務也噤噤咕咕的，好像在說着哪位官長的隱事。

「討厭！秦祕書想一點正經事不做，祇瞎扯！」

他拿手在剪得平平的灰白頭髮上抹了一把，舌尖頂到了上唇上，眼睛緊對着那一行的五號字太陽穴那裏有點發漲。

唉，討厭幹麼現在的書——字都是那麼小呢。

後面忽然有人提到了他秦秘書，他臉一熱，回頭衝着別人笑一笑。

「秦秘書，秦秘書！」那位章科員對他幌着手，「請你做個見證：孟密司的確是女權會的委員，是不是，是不是？」

其餘幾位就提高着嗓子吵了起來。一面還打着哈哈。直到秦秘書開了口——他們才一陣風似地平息下去。

這位秘書把書合上。腦袋搖了個圈，還維持着那付笑臉。話來得慢條斯理的，聲音放得很低。

「唵，唵，是倒是的。但是孟密司——」他搖搖頭苦笑了一下，「唵，其實是要出風頭而已。她們能做什麼事，她們如果婦孺也可以救國，那我們……」

他照例把下面的話梗在喉管裏，並且格格格地笑着。一面又努力撮着嘴唇——不叫牙牀肉露出來。

有幾雙貪饞的眼睛瞟到了朝西的窗口——那邊那位女同志一直沒理會他們，祇

一個勁兒臨着她的張遷碑。

個子頂小的劉科員聳了聳肩膀，吐出了句俏皮語：

「管牠呢！國家橫豎不是我們這幾個人的。」

他忍住笑來看看其餘的臉上有沒有什麼反應，乾咳了一聲。

章科員接了上來：裝着付摸捉不定的正經臉色：

「不過秦祕書倒是關心國家大事的。」

那位祕書覺得身上有熱辣辣的東西流過，彷彿給說破了什麼丟臉的勾當。他忸怩地笑着，把那本書小心地推開，讓自己的胳膊擱上桌子。

「章先生總是同劉先生唱雙簧，哈哈！」

瞧瞧角落裏的兩個勤務，又瞧瞧那幾位同事，他覺得他應該解釋幾句。於是他腮巴上的弧形皺紋漸漸往嘴那里收縮，腦袋輕輕點着，用種辦公事的派頭發表了自己的意見。

他並不是喜歡那套什麼時髦東西，祇不過想看看那些新書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可是——
「唉，真討厭！」

「往往看了許多——還不曉得牠說的是什麼。總是『的』總是『的』……字又那麼小……」

停了會兒又說：

「唉，不過自然也有許多好書。譬如這個問題……」

章科員用力點一點腦袋，哼了句「是啊」，就沒那回事似地跟劉科員逗起梗來。他倆提高嗓子嚷着笑着，弄得四壁都嗡嗡地起了回聲。

仍舊是那一套——什麼孟密司，什麼冰淇淋。

秦祕書還打算談幾句正經話，臉對着他們等了好一會。末了他祇好把那本書拖過來，輕輕噓了一口氣。

「奇怪之至！」他搖頭對自己說。「他們沒有兒女啊，難道？」

他帶着驕傲的臉色——把那本書在摺着角的一頁上翻開來，一面忍住呵欠。他眼睛老釘在一個句子上，在肚子裏反復念着：

「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也日趨尖銳化了……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

可是那些嘈雜的人聲總叫他讀不下去。他煩燥地皺皺眉毛，把脊背靠到後面。他拿煙斗來裝上了淡巴姑，盯着前面那張辦公桌出神。

他想到了他兒子的前途。

「克實將來呢？」——一提到這個，他就感到有千萬條繩子亂結在一堆，叫他腦袋發漲。

那孩子也許算得上是個好的：吃呀穿的都不講究，祇在書上花了些錢。那孩子盡看些許多「的」字的文章，許多倒裝句子的小說。唉，有什麼用呢，但是？

秦祕書緊緊咬着煙斗，讓唾涎滾進了管子裏——吱吱地叫着。

「將來大學畢業——頂多也不過當個科員。」

淋。
……

接着他又想像克實坐在那張辦公桌上，一面擬着稿，一面跟同事們談到什麼冰淇淋。忽然他很快地把那本書裝進皮包裹，看了看鐘。他決計要跟克實再切實談談這個問題。他這下子就再用不着啃這本書來傷腦筋了。

這天他一回到寓所，連拖鞋也沒換上，就走進克實的屋子。

他瞥見那小夥子在寫什麼。他一進去，那個就拖一張報紙來蓋着，兩肘擱在那上面，手托着下巴。可是他用種很了解的樣子往那邊瞅一眼，滿不在乎地坐上一把太師椅。

爲了要努力使自己別太莊嚴，別叫兒子害怕，他說話的聲音放得特別低。

「今天我又想到這個問題，」他腦袋畫着圈子，用種商量的口氣說。「你到底是高中畢業之後，學哪一科呢？」

兒子抱歉地笑一笑。

做父親的拿手摩着靠手——冰冷的，倒有種清涼的感覺。他又說：

「你自己不主張升學，固然，但是生活問題……唉，生活問題呢，在現在社會上——無論如何，資格還是要講的……」

他一住了嘴，沉默就像是個固體的東西——緊緊地擠到了他身上，叫他感到了一種壓迫。

這孩子！遇見他那批評同學的時候就儘是不閉嘴。可是在他爸爸跟前——唉，怎麼的呢？自從他母親死了，他姊姊出了嫁，這兩父子就一直沒離開過，並且這個做長輩的從來沒擺出過什麼嚴厲的臉色。

「他還是有點怕我，」秦祕書想。可是不知道爲什麼——這種念頭反而叫他安心，叫他平素那種失掉了什麼似的感覺給沖淡了些。

於是他把聲調放得更柔順了點兒，對他現在這種生活發了點牢騷。他認爲吃飯不容易，他混了這麼多年，到了五十九歲還依然是個祕書。這里他歎着氣，拿手在眉心裏抹着，又擦擦額頭。

末了他試探地發了幾句議論：

「一個人要進步，固然。但是衣食的工具不得不有一個的。所以我……噫，你看呢？我還是主張你學工程。」

克實把眼睛空洞地對着前面，似乎希望老頭兒快點走。嘴裏隨隨便便地答：

「我數學不好嘛。」

「那倒可以預備起來的，呃？雜里骨董的書少看些，外界的是非不要去管牠。專心在數學上用功。」

他等着他兒子答話。閉了會兒嘴。

「其實……你現在這樣真叫我不放心。萬一要有點那個，我以爲……」

這些意思克實早就明白。他父親婆婆媽媽地常對他這麼嚙嚙着。這小夥子就照往常一樣，露出那付這總是說不清的煩勁兒，很急地幌一下臉。

「你總是這樣！他皺着那堆豐滿的印堂，聲調有點不自然。「除開辦公廳——世

界還大得很哩。當工程師也好，當秘書也好，我們沒工夫想到那上面去……」

克實大概覺得自己太使性，說了就賠罪似地微笑一下。

那個沒再言語。他看看窗外青灰色的天，看看已經模糊下來的那架書，把電燈開開，就回到自己房裏去了。

「我何必干涉他呢？」他難受地責備他自己。

他知道他兒子歡喜文藝，幹起數學來準太苦。於是他感到有個疙瘩釘在心上——連自己也不明白這到底是什麼。

屋子裏漸漸暗了下來，祇有靠窗的桌上——還瞧得見那些雪白的紙，擺得挺整齊的書。他要開燈，手可在半路裏停了下來。

這黑暗點兒的空氣於他也許適宜些。他躺到了藤椅上，用腳把一張椅子鉤過來擱着腿。他抽着煙想着。

有許多事——自己還看不開。兒子漸漸離開他，怕他，一定是爲了這個，唉。

他閉上了眼睛：

「不要資格就讓他不要資格好了。他將來可以做高爾基……」

可是他總有種不滿足的心情：彷彿一個失掉了的東西已經給找到了，然而不是本來的。那一個——沒有本來的完全也沒有本來的合用。

他聽見隔壁掀紙的聲音，又聽見隔壁慢慢的腳步響。

「克實，克實！不要寫了罷，要吃飯了。聽見吧？」

「我沒有寫了。」

「唔……你寫的是什麼？——小說？」

「一篇雜文。不相干。」

停停他又很內行地問：

「談文藝的吧？」

這時忽然有個奇怪的想頭在他腦子裏電光似地一閃：將來他兒子的傳記裏——

得提到這位中國高爾基也受過他父親的影響……

心窩裏一陣麻癢癢的，他身子就像開足了發條一樣——有力地站直起來。

一開了燈，他用種要搏鬥的手勢，打皮包裏掏出了那本書，他怎麼也得把這些文字啃進去，叫克實老是跟他在一起。每逢星期日他兒子就得跟他在後湖坐船，跟他看電影，甚至於跟那些毛腳毛手的同學們都疏遠了下去。

於是他專心對着書本子，一字一字地掀動着嘴唇。

「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日趨尖銳化了……」

同時他又想像着克實跟他談到一個什麼作家，談到中日問題，連上了牀也一直噁噁刮刮的，克實興奮得嗓子越提越高。

他呢——他到了適當的時候就得很慈愛地勸兒子安息。

「明天再談罷，好吧？今晚是講不完的，帝國主義是……」

嘴唇不知不覺動了幾動。可是他念頭一觸到這些議論——那些字句就全成了不

連串的模糊東西，似乎那是從另外一個世界鑽來的，跟他自己不相干。

唉，真不容易這些東西怎麼請得上嘴呢。

一直到吃晚飯，他又在對付那本書他眼珠照着那句句子的長度——一上一下地打來回。

他覺得頭疼頸子也發酸，鼻孔像給這些五號字堵住了。

「嗨，討厭！」他壓着嗓子叫。『盡是些鬼話，盡是的外國人都是強盜——要搶中國，這就行了。牠偏偏要牽涉這麼多，說這麼一大套……什麼東西……』

這晚他肚子裏飽飽的，不大想吃，不過他爲了要叫自己相信他的胃腸沒有什麼整扭，拚命地裝進了兩碗半飯。

第二天他仍舊帶着這本書到辦公廳去，另外還在皮包裹裝着一部長廬漫錄。他對「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發着楞牛着氣。

那位章科員走過來問他這書好不好的時候，他竟有點奮激起來。

「怎麼能說牠不好呢！這種書你要是批評一個壞字，那——」
「那些青年就罵得你狗血淋頭……」

他臉子發紅，鼻子漲大了些。隨後又笑了笑，行一下深呼吸。

現在那一個問題又亂線一樣在他腦子裏打着結：這問題比到國際情勢，比到中國的出路什麼的，還重要得多。他摸着灰白的頭頂，又在後腦上搔着，打算把兒子那頂含糊的一面——悟出個道理來。

對他家那個克實——他有許多事情想不通。那孩子彷彿簡直不知道他們家鄉裏還有田，不知道老頭兒是什麼地位，祇任着性子寫些偏激的文章。

「其實……」做父親的對兒子吃力地陪着笑，一面隱隱覺得所寫的那些人物是影射着他自己，「其實靠租穀的人——並不一定要剝削。他們中間有許多倒對那些佃戶很體貼，很客氣的……還有，你寫的那個薦任官，是不是指那個……呃，你是有模特兒的吧，嗯？那未免太卑鄙，太——」

然後他裝着事不干己的樣子，格格格地乾笑起來。

他還打算提醒這個中學生——會考期來得那麼近了，爲了怕出什麼岔子，他認爲他該少管些閒事，少看些閒書。可是看着他兒子那一臉執板勁兒，他這些意思忽然好像潑了的水似的——分散得聚不攏了。

那天——結果他祇是暗示了幾句：

「你姊姊進了這許多學校，考試起來總是五名以前。操行也好：連小過都沒記過。」

「那不難，」克實很平靜地說，「祇要把教科書念熟就行了。操行的話——祇要裝做個白癡，九十分是會有的。」

這孩子——他總是這一套！彷彿他現在的生活是跟他自己不相干的！

秦祕書就拿手使勁抵在辦公室桌上，瞪着眼對同事們吐着自己的見解。聲音提得相當高，字眼說得挺用力：似乎他這幾年來受到了的某種傷害——要在這儘量報復一下。

他斬鐵截釘地說：他不相信婦孺之輩會幹出什麼事來。

「他們好高務遠，不落邊際，而又自以為是中國之所以糟，也未始不是他們的……」

辦公室裏幾張嘴都活動了起來，發表着各色各樣的意見。向來不大開口的那位邱書記官，也認爲女子也有女子的能力，有時候比男的還幹得周到。章科員可主張老邱請一次客，因爲他討好女子，準是在進行吃誰的冰淇淋。

劉科員照例附和着，怪俏皮的樣子嚷着：

「一定是孟密司那隊娘子軍裏的一個老邱，既然跟了娘子軍去救國，當然會請客的。不然他就是漢奸！」

另外幾位談到了學生們的救亡運動。他們問秦祕書：

「你少爺進的那個學校呢？」

那個等別人都靜下去，等別人正經着臉色對着他，然後心平氣和地說：

「唉，他們倒是——他們功課太緊。我那小孩子祇有工夫預備會考。唉，暑假也還有

得忙哩：要投考大學……」

說了看看大家的臉，舌尖在上唇上舔着。可是一下子他忽然感到他心頭變成了空蕩蕩的，好像有誰一把抓走了身體內部的一些什麼。他搓着的兩隻手似乎有點發軟。五分鐘之後他點着了煙斗大概他爲了要補足那個說不出的缺陷，他又翻開書本子來。他埋怨自己似地想着：

「何必慮得那遠呢！年青人總是這樣的，況且……說不定他有他的道理在。祇要他不会泯滅了他那良知……」

兩手捧着腦袋，吃力地睜開那雙發漲的眼睛，彷彿要把這本東西整個兒塞進眼眶裏去。他知道祇有靠這條路子……才能夠叫他兒子假在他身邊。

就這麼着。他這個星期裏面……把這本書讀了上百頁，把一個個字硬吞下去，並且死記住那些術語。另外還埋着頭看了小半部高爾基的母親。星期六提早回了家，他就鼓起勇氣來發點兒議論，一面瞞着那個年青人，好像小學生在講臺背着演詞，怕老師說他

講錯了似的。

「唉，一個人進步起來真是講不定你看母親……」

他歎着氣，腦袋在空中畫着圈子。

克實兩手又在後腦勺上，眼睛緊釘着老頭兒，用種很平淡的聲調答道：

「那是。不過她的進步——不單是靠人家說服，也不單是靠書本子。」

「那麼是——？」

「主要的是她的生活。」那小夥子的臉上顯得熱心了些。「她的生活給了她頂大的教訓。那些理論祇不過提醒了她一下就是了。」

這個似乎全身都來了勁，胸脯往前面伸出點兒！

「對了對了，生活……唸，一點一錯。生活的教訓……唉，生活的教訓……唉，你看多重要！噴噴！一個人的生活真是……」

於是他談起那些同事們的生活。左手拿着煙斗，剛要送到嘴邊又挪開了，祇用來輕

輕地打着手勢話定來得慢條斯理的，臉上還有點忍不住要笑的樣子——「嗨，滑稽，滑稽。」

最後他把題目扯到了那位孟密司身上。他用種談家常話的派頭，敘述她活動了一些什麼。他沒加什麼意見，並且還小小心心挑選着一些字眼——不叫自己有一點點稱讚的口氣，或者輕蔑的口氣。

克實微笑着：

「她們——沒有什麼的，祇是說幾句漂亮話，號召一班人，將來好選她們進議院就是了。」

那位長輩發了楞，眼睛裏發了光，就像聽了什麼意外的好消息。他用牙齒咬着煙斗，使勁抽了兩口，然後又帶着斷然的手勢把牠拔出來。

他的起身——幾乎是跳起來的。

「噫——真不錯，真不錯！」他感到了一種說不出的勝利勁兒。「真是的，唉！她們有

什麼道理呢，她們！……什麼也不懂……思想不正確。比如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噫，她們懂什麼呢……」

兩手擺動了幾下，瞧着兒子一會，他就在屋子裏踱着。他身子彷彿浸在了溫水裏，那種暖暖的軟綿綿的感覺使他很舒服。

看來他兒子還是跟他很接近。他們爺兒倆——什麼見解都差不多。竟好像是天生的——在他們秦家的血統裏凝着的東西。

他在書桌邊停了步子，把熄掉了的煙斗點上火，又對女權會批評起來。他反復地說着——

「我也是這樣的意見……你竟跟我有同感……」

那個年青的噓了一口氣：

「對她們——那倒也不要看得那麼單純。其實她們也做了一點兒事。」

「做事——做什麼事？」

「救亡工作。她們也到外面去宣傳的，據說。」

「但是她們有什麼思想呢……比如國際情勢……」

克實緊盯着他，他什麼話都給堵住了吐不出來。爲了要避開那個的視線，他又裝了一斗煙。

在這靜悄悄的場面裏——似乎看得見夜色一陣陣打窗口滾進來，打地板升上來。於是這裏的空氣給凝得緊緊的，膩膩的，叫人連呼吸都不大靈便。

末了，做父親的好像要拓開這個僵局似的，他提議道：

「呃，新開了一家四川館子，去試試看罷。你去邀你那兩個好朋友來。」

「今天明天都沒有工夫，」那個要求他原諒地擡起了臉。「我有約會。」

沉默了好一會兒，秦秘書問：

「那是——討論什麼問題呢？」

可是兒子回答的——他沒有聽進去。他眼珠鬥了攏來，看着那個一亮一亮的煙斗。

他內部也彷彿給這兜火炙着胸口那里熱辣辣的。

他歎了一口長氣，瞅克實一眼，回到自己房去了。

「明天呢？」他問自己，心頭發了一陣緊。

一想到放假的日子——他就感到了一種壓迫。別人都有兒女陪他們玩，陪他們談，來酬謝長輩六天裏工作的勞苦。可是克實——唉，好像這個父親竟不存在似的，祇顧自己去找那些毛脚毛手的小伙子。

星期日這天怎麼消磨法呢，他……

他坐了下去又站起來。一會兒腿子又頓得發了酸，於是斜躺到自己牀上。

「看罷，他們今天一定又是商量那一套：下鄉……宣傳……要弄到學校裏除名——哼，自招自受……」

隔壁繆里索囉的。接着又聽見皮鞋響。克實似乎動作得很輕很小，說不定是覺得有點對不起他爸爸。隨後可響起了固執的步子——進了房門。

「爸爸，你不去吧？」

「我有什麼地方好去呢？」

那青年剛要跨開去，可又遲疑了一會兒。手裏拿帽子旋轉着，帶着可憐對方似的眼色瞧着牀上。

爸兒倆的視線互相射着。誰也沒再開口。

「沒辦法，」克實想，很快地帶上帽子。一記起一個同學叫他去改造他爸爸的那些話，用很重的步子慢慢拖出房門。

這孩子並沒把老頭兒看得比別人父親高明些。有一次還聽見他壓着嗓子跟他同學說過這些話：

「我並不因為他是我的父親，就要硬搭着他來跟我們一道。幹麼呢？白費時間就是了。」

這位父親抽了一口氣，跟手又來了第二聲。他胸脯總覺得有什麼緊緊縛着，腿子在

牀沿上也攔得發了麻。他把煙斗使勁往桌上一摔，靜靜聽着窸窣的皮鞋響——連屋子都給震得一跳一跳的，於是——一下下低微下去了。

他在肚子裏嘟囔着，好像在教訓兒子似的：

「到底不徹底……何以就斷定人家一定不會前進呢？母親那部書……甚至於沒受過教育的也可以進步，並且是女的。」

四面靜得怕人，幾乎連自己的存在不存在——都有點疑心起來。錢躲在什麼地方，嗒嗒地響着，叫他更加覺得寂靜。彷彿這是個沒有生物的世界。

這天晚上，他一個人到小酒店裏喝了斤半竹葉青。他用種瀟灑的步法踱回家來，襖子下擺往兩邊幌着。他想：

「一個人——祇要能夠自得其樂。」

沒有兒子的——也照常活了下去。嗯，真是的：自己已經到了五十幾了，何必還在這麼地方費心思呢。

可是他瞧見有一老一少對面走了過來，微笑着談着，似乎天地間就祇有他們兩個人。年青的那個穿着一件藍布袍子——顯得很鄉下氣，可還驕傲地瞟了他一眼。

他站了一會，眼睛送着他們漸漸遠去的背影。他搖搖頭：

「未必是兩父子……」

回到屋子裏之後，他又感到空洞得受不住。他覺得有一肚子話要對誰吐個痛快。他想到那位拔貢出身的杜科長，又想到嘻嘻哈哈的章科員他們。

那些同事——有些見解倒的確很實際的。

他點着了煙，把洋火狠狠地擱在桌上一頓。

「好好的功課不管，憑空講求什麼思想，思想——一天到晚看些鬼書……」

於是他決計要跟克實談一次，他得用嚴厲的口氣去命令他兒子——「你給我升學！你給我學工程！」這麼着就不用再去談什麼矛盾，什麼尖銳，做父親的也不必趕着去硬啃那些書本子了。

「一定！一定！」他斬鐵截釘地說。「不然太不成話……」

第二天起了牀，他全身軟癱了似的沒一點勁兒。他嘔嘔嘴，記起了昨晚那種興奮勁兒，他覺得那彷彿是前一輩子的事。噫，那些想頭簡直是酒精蒸發出來的。

他想：怎麼可以強迫他呢？要是鬧翻了——他走掉了呢？

「現在這些年青人啊——你祇好將就將就他，」他在辦公廳看着書的時候，臉紅紅地對杜科長說。

他抹抹平頂的灰白頭髮，眼睛沉重地釘到了那版小字上面。耳朵邊響着章科員跟劉科員的笑聲，勤務們的噁噁咕咕，他覺得額頭一下下漲大起來，好像有誰在裏面吹着氣。那些捉摸不定的文句碎成了一截截的，在他的腦子裏搖幌着，旋轉着，他感到頸子有點支不住頭部的重量了。

脊背往後面一靠，他失望地歎了一口氣。

「唉，真是的。頭髮都白了，還來看這些不相干的文章，跟着談不相干的大題目……」

「真莫明其妙……」

他打了呵欠，馬上又縮起嘴唇，「包住了牙牀肉。」

「真莫明其妙！」

這麼休息了十多分鐘，他重新拿兩手抱住了腦袋，俯下臉去。

掀動着嘴唇一字

一字地念了起來。

